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零八年二月第一百零四期

New World Poetry Simonthly, Feb. 2008



104

- 黃伯飛紀念特輯
- 北塔組詩：叩拜之旅
- 俄國詩人普希金詩選譯
- 芬蘭詩人列維·勒赫托詩作選譯



目錄

No.104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黃伯飛紀念特輯

黃伯飛遺作：詩作九首 1
說詩小札：還有詩嗎 2
黃美之 悼念詩人黃伯飛教授 2
張 錯 一天一世皆詩人 17

詩創作

謝 青 暖化的戰爭 二首 3
魯 行 鄉村紀事 3
鄭 玲 這隻狗 三首 4
傅天琳 天山五首 5
尹 玲 在我們摯愛的海面 二首 6
冬 夢 樹仍在此 6
桑 克 刨木／農場 6
向 明 讓他們腐爛 7
王露秋 海，在不遠處呼嘯／夜行 7
秀 陶 獨行輯 8
夏 野 白皮書 8
呂建春 梵谷 9
林小東 暗泣／多餘 9
施漢威 歲月蒼老不了我們的情誼 9
謝 勳 永續的凌霄／秋遊泰山 10
蔡可風 隕星 10
心 水 夢之舞 10
遠 方 冬的自語 11
資中華 題圖詩五首 11
北 塔 叩拜之旅 12
伊 沙 都以為自個兒很流氓 二首 16
李 斐 2008 新年不快樂／現場 17
陳銘華 一本流水賬 18
孫培用 與傳說無關 18
曉 波 即景 三首 19
何 殤 3月10日 19
艾 篙 任務／距離 19
黃奇峰 恨／歸家路上望嶽 20
依 雯 一封封疊在抽屜裡的夢想 20

彭國全 早衰／傲骨 20
于艾君 水芹菜／轉向 21
曾廣健 春／聖誕卡 21
蔡 甯 謁李香君墓塚 二首 21
寒山石 我不可能給你一座花園 22
文錦寧 色彩的透視與聯想 22
振 嵐 五月重會及揮手之前 22

譯詩

陳殿興 普希金詩選 23
秀 陶 Imre Oravecz 的詩 26
張子清 芬蘭詩人列維·勒赫托
詩作選譯 27
張子清 馮亦同詩作〈媽媽〉英譯 28
王光林 John Yao 詩作〈Borrowed Love
Poems〉中譯 29

評介

向 明 詩的折磨 30
寒山石 賞心悅目的精美意境 30
屠 岸 奇崛中蘊含深邃，淋漓中觸擊
頓悟 31
劉耀中 格特魯德·斯奉因 32

詩訊

詩 訊 封底裡
封 面 西藏風景圖片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楊 牧 (台 灣)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遠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吳懷楚 (科 州)
黃奇峰 (洛杉磯)
海 上 (深 圳)
杜風人 (紐 約)
陳耀祖 (越 南)
方 明 (法 國)
西 牧 (多倫多)
蔡克霖 (南 京)
陳恆行 (維 州)
塞 遙 (紐 約)
朱彥潤 (加 州)
資中華 (廣 東)
謝 勳 (三藩市)

黃伯飛 紀念特輯

黃伯飛，1914年6月11日生於廣州，在北京讀小學、初中。在廣州讀完高中後回到北京，畢業於輔仁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七七事變後遷往香港襄辦《中國晚報》，1947年負嵎美國獲史丹福大學大眾傳播學碩士，求學期間兼任三藩市《少年中國晨報》總編輯。1964-1985在耶魯大學任教，是美國早期中國新詩組織“白馬社”的創辦者之一。1985年自耶魯退休後遷至洛杉磯，曾任西方大學（Occidental College）客座教授五年。著作有：《風沙集》《天山集》《微明集》《祈禱集》《抒情短詩精選》《明誠集》《壹一集》（尚未出版）等。



2001.6月洛夫伉儷、簡政珍伉儷訪洛，與新大陸詩人們合照於陳銘華家中後院。中坐者：黃伯飛，左洛夫，右黃夫人，後立者左起依次為：黃奇峰、黎啟鏗、秋原、洛夫夫人、簡政珍伉儷、陳銘華。

■黃伯飛遺作

太上忘情

在我忘記他人之前

他人便忘記了我

我心有不甘，其實

這正是大自然之所以大自然

據說歷史賦給人生命之意義

於是獸蹄鳥跡都變成符號

在木板上，獸骨上，竹冊上，石壁上

刻下些硬要他人懂得的花紋

這些花紋代表著祖宗，代表著

日月星辰，和肉眼看不見的鬼神

我把個人生命的經驗寫成私史

而後就是家史，族史，國史，更大膽地

寫一本一本的世界史，這些史冊上

都有許多的姓名——唉！我現在

都不記得了，我把他人的姓名都忘記得

都忘記得這麼容易

他人忘記了我——那有什麼稀奇。

幻象牆*

如來佛 一掌推翻幻象牆

悟空頓悟出個“空”來

出了水濂洞，離開花果山
一個筋斗栽入雲層，大鬧天宮
然後回到凡塵，伴著個唐僧
沿著絲綢路走到印度
歷盡艱苦把佛經載到中土

好一個孫悟空

沒吃到西王母御園裡的蟠桃

居然來到紅塵走個一遭

在中國的白話文學史上

是個大大的英雄

在中國傳統的思想史上

卻是戳了個大窟窿

唉！幻象牆都倒了

誰還在那裡挖空心思

要補牆上的那個大窟窿？

*“幻象”一義出自《金剛經》之四字偈：“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老景散句

夢不饒人

我在人的面前，

九十年都這樣活過來了。

沒想到 倒是夢不饒人。

我死心塌地地

睜著眼看著

眼前的分分秒秒吧！

夢中的我

怎能算是個真的我呢？

看花

是天大的傻子

纔只是看著地上的落花。

我明白過來了，知道拉著孩子們

的手，指給他們看：

“看呀！那樹上開著

那麼多好看的花！”

數落花的人

數落花的人

是呆坐得太久的人；

尋芳草的人

忘了時間，

回到家時就很晚了。

附識：宋代王安石有兩句詩：“細數落花因坐晚；為尋芳草得歸遲。”

所謂“赤子之心”

所謂之“赤子之心”

早已丟三漏（讀“辣”）四地
……………失掉了。

上家手裡扣著我一張“發財”，
他就是不打出來。
我在等著他吃牌。

兒子的孝心

老大回來過年，
我打發他去給我買
一瓶帶渣的梅果汁*。
他一買買了四瓶回來；
他知道老爸需要些什麼。

*帶渣的梅果汁(Prune juice with pulp)

老景

千年節令 如水
萬里山河 如雲 如月
悠悠 付諸東流

一支拐杖 短巷中
敲打著……無盡的春秋

知心人

我曾經寫過一句詩：
“許多，從來不心虧的心跳。”
現在的心跳和以前的心跳
大大地不同了。

醫生命令技術員展開螢幕，
移動指標；又黑白，又彩色地
變來變去，我側躺著，
親眼看著我的心不停地跳。
我睜開眼，閉上眼，又睜開眼，
半個多小時之後，它依然在那裡
繼續不斷地跳，跳，跳，跳個不停。

我從來沒想到過
這個隱藏在我胸腔裡半磅重的
肉球，要在我的身上跳上個
二十五萬多次。

這個跳個不停的心，
用英文來說是 heart，
例如：sweetheart 的 heart，
可是英文裡又出來個 mind，
這就把我這個生在中國人身上的心
弄糊塗了。

由 mind 想到 kind……
kind 有兩種：一種是“態度”
——待人和藹可親的 kind；
另一種是把事物一樣一樣地
分門別類的 kind。

技術員扭轉我的身體
忽左忽右，仔細地
Find——尋找我的毛病
究竟是出在左心房右心房
哪一個部位哪一條血管裡。
我卻在想——很單純而幼稚地想：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我的醫生一樣
要在這兩個 kind 之間尋找出一個
又科學，又醫學，又哲學，又神學，
又什麼什麼最理想的答案來。

我的心一分一秒不停地在跳動；
我的心一分一秒不停地同樣地在尋找；
一直到今天，我纔敢大膽地說：
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知心人”。

附記：6月4日醫生捉（囑）我做心臟檢查，事後，寫了兩首詩。今天6月21日，把兩詩合併在一起，改正如上。
詩後語：“人，最心疼（讀音騰）的應該是自己的心吧！”。

說詩小札

還有詩嗎？

九十歲時有朋友問我：“你還有詩嗎？”他這個問題裡的“有”顯然不是“還有寫詩嗎”的“有”，我當時的回答是：“不敢說‘有’，也不敢說‘沒有’。”

三年又已過去，我在“有詩”與“無詩”之間度過，逐漸發現目前的“有”和以前的“有”有些不同，究竟有些什麼不同？我只好引《金剛經》的幾句話來作個“脫身”：“……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經中這個“得”字含義深遠，包含“有”或是“並沒有”，只有請讀者諸君在《金剛經集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幾條箋註中細細參詳體會。

■黃美之

悼念詩人 黃伯飛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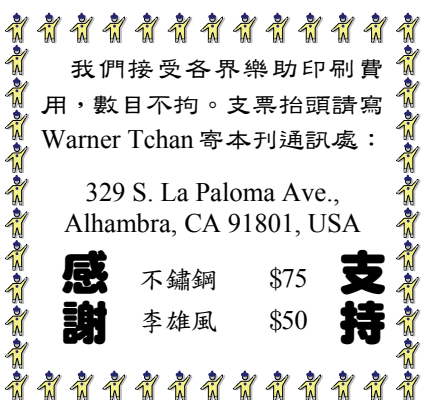
他是天生的
山谷清泉
陽春白雪
從不曾視，也沒聽
塵世的慾望與企盼
挺直高昂的
行走瀟灑的和風
總因他不語的慈祥，瞭解
那一灣如海洋深的
哲學識
令人難忘，不捨
且聽他智定的
千言萬語詩句
如磬

■謝青

暖化的戰爭

本是烏合之眾的“暖流”
 擴大成軍了
 雖然仍是一支雜牌部隊
 但用“農村包圍城市”戰術
 攻勢凌厲、迅速
 摧毀了多座冰山
 乾枯了不少湖泊、河流
 人們湧進大國逃荒
 北極熊等動物大批餓死

地球災情嚴重
 調集西北利亞風暴南移
 冰風雪雨猛如鎗炮
 氣溫接近攝氏零度
 表面上制止了暖化橫行
 豈知暖化鴨子划水
 滲透地球內部
 引發火山噴吐火焰反擊
 又利用人的因素
 借助工商業各種副產品
 破壞環保生態
 地球人生活在憂患中
 死亡的恐懼隨時降臨……！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不鏽鋼 \$75
 李雄風 \$50 **支持**

■魯行

嚙下今年第十片雪

烏雲重重疊疊
 洶湧地帶著黝暗遮天而來
 雲層中似乎載現着多種多樣物品
 有中東烟火燃燼後的碎彈片
 有印尼群島海嘯翻覆的沉船
 有菲律賓山區地震飛落的茅屋頂
 有古中國各個皇朝潰敗的史蹟文物
 有……
 林林總總，眼花潦亂！

緊接著氣溫更低
 雲霧漫空是雪降的先兆
 往年隔鄰的麥可定在試用剷雪機
 好友走後機聲與笑聲俱成絕響
 紐約交通平時混亂名聞世界
 往年經驗雪後的車輛阻塞寸步難行
 其場面之尷尬便更不堪回想了！

午後，今年第一場雪終於來了
 它確然帶給我像老友久違的欣喜
 也激發我有天下紛亂的感慨
 我不認 在這塊地上有太多快樂
 也不否認活得並非完全沒有趣味
 我身上到底少了那一根筋呢
 許多煩擾真不明白從何而來？

我張開雙臂擁抱今年第一次降雪
 像孩子一樣展現天真的笑顏
 是晦澀心態使我口腔需要滋潤嗎？
 我用舌尖輕舔著飄落的薄薄雪片
 一片兩片——八片九片，哇！十片
 感到冰涼，沒有味覺，回應清淡
 它只是一片溶化晶品，一沫水滴
 是另一件獨立物體，對我毫無影響
 與我的晦澀、煩擾心態也無關連
 它是它；我是我！

2008年寄自紐約

鄉村紀事

巨變

燕子夫妻遠遊歸來 尋不著
 土坯房以及築在屋樑上的那個家了

兩隻蝴蝶
 （一隻送另一隻回娘家）
 迷路了 問
 “村村通”旁溝畔崖頭風裏
 打情罵俏的河柳山桃花
 去祝莊 怎麼走

造一幢新屋的成本

挖煤的爺爺用埋進掌子麵
 的那條老命夯石奠基
 開山的爹爹用放炮炸飛了
 的一隻胳膊抹泥壘牆
 當童工的我用被機器咬掉
 的三根半手指上瓦封頂

秘密

城市街頭有那麼幾個乞丐
 很正常 即便是個丐幫
 也不必大驚小怪
 若是所有女丐 無論老嫗少婦
 皆懷抱髒兮兮的“病孩兒”
 就多少讓人覺得有點兒匪夷所思

原來 這是進城淘金的鄉下人
 精心策劃上演的悲情戲
 年關返鄉 鄰居狗娃媳婦悄聲告訴我
 她家就出租過腦炎後遺症的“道具”

2007年12月寄自河南信陽

這隻狗

老人當兵的時候
這隻狗的媽媽
尚未因春風的吹煦而受孕
年輕的士兵愛的是馬
一個黎明
勝利的號角沉寂了
戰士從馬革堆裏站了起來
戰馬 永遠倒在血泊中了

士兵 埋葬了馬的忠骨
獨自上路回到家鄉
站在門邊迎接他的就是這隻狗
某種失而復得的幸福感
由夢幻延伸
這隻狗
從此取代了戰馬的位置

許多年後主人死了狗已老了
它每天在附近流浪
烈日下多麼孤獨
兀鷹高懸天空
它牽拉著耳朵忍受著厭惡與呵叱
還是捨不得離開這個家

牆頭上的無憂花開著
花瓣被風吹得滿地飛揚
老狗回憶著那無雲夏日的寂靜
寂靜中和它相依為命的老人
老人收集這些花瓣
撒在它的窩裏
此刻它聞到了那隻拈花的手
發出的清香……

突然 它匍伏下來
緊緊地依附在落英之上
猶如被一種重力所吸引

融入洪荒和諧的總體之中了
誰都趕它不開

無憂花飄著 飄著
給熟睡的嬰兒蓋被子似的
輕柔地 輕柔地埋葬了它
是誰 發出一聲感歎：
並非只有穿越硝煙的戰馬
才是人至死不渝的夥伴！

2003年7月

家在路上

家就在你背上
卻歎息何處是家
無家的感覺隨身糾纏
許是對生存的恐懼
許是曠放的夢幻使然

在那聽見你第一聲啼哭的瓦屋裏
你渡過了充滿香澤的童年
為什麼要離開
因為青春要背叛
雪萊把名字寫在水上
勞倫斯把名字寫在虹上
你真正的姓名誰也不知道
只有讓遠方來呼喚

從異鄉漂泊到異鄉
無家的惆悵如影迷蕩
也曾遇到過沒有風浪的海灣
成為你與自己的戰爭
簽訂和約的地方
但你不是廣場上的石像
不能老以同樣的姿勢呆著
於是又上路了
上帝造路是為了讓人奔波
路的形象是烏雲中的閃電

獨立而自由
從它的閃光中
你看見先輩們總是在走 在走
從黃河徒步走到南海岸的
是深圳人的祖先
點燃當年美國西部火種的
是馬背上的異域尋夢者
還有那位死於一個時代
不於一切時代的蘇格拉底
早就說宇宙是他靈魂的故鄉

塵寰不會路斷
我們的家 也在路上

2003年8月

寫詩使人涼快

中了熱帶的花毒 夏夜
呆滯在酷熱的灰塵裏
燈光烤炙著投向它的飛蛾
它把它照亮的地方變成墳墓

據說赤道下的人
熱得狂亂地舞劍
將自身當成敵人
刺向胸膛
我熱得如煙蒂
即將獨自熄滅在煙缸裏

無所適從之中
再次閱讀你的詩
你的《水與波瀾》深情綿邈
灑我一身清涼

頓時 我也想寫詩
寫詩使人涼快
詩帶我去匯合
那不會被自己的波瀾
淹沒的水

2003年7月

天山五首

灰色的水

灰色的水穿過峽谷，穿過戈壁
那樣灰黑、灰白的水啊
有時湍急，有時洶湧澎湃
有時細細的，眼淚一樣的
貼著大地灼熱的臉龐
灰色的，渾濁的水
就那樣流，流進時間
所到之處，沒有草
沒有牛羊，更不可能有魚
沒有牛糞火和饜的香味
沒有石榴、葡萄和斑斕的風
挾帶各種礦物質的灰色的水
就那樣流著
那樣不顧一切地灰色地舞蹈著
使龐大的寂靜
動了起來

大峽谷

我相信，任何存在
都有一條裂縫。肯定有
讓事物本身迅速改變
天山也是這樣
一條裂縫，成就了一條大峽谷

乘機而來的，總是風
有時從正面，有時從側面
風沿著最初的裂縫往裏鑽
往裏刻！極其尖銳
極其深度地往裏刻
甚至肆無忌憚在裏面打旋兒，做巢
孵出一窩怪誕形體

有時，風從後面
就成了刀之外
另一種暗器

呼嘯聲不斷傳遞著風速
和即將到來的平靜
我們就在這個時候
沿著峽谷走
看到了世間最好的風景
最痛的山水

阿曼尼沙汗

讓弦上的手指更深入地插進
十二木卡姆
讓拱形花門直抵最後樂章
十二木卡姆
讓水果作今夜的擎燈人
一一被你點亮

在你之前音符如散落的沙棘
阿曼尼沙汗
在你之後旋律如生命盤繞而上
阿曼尼沙汗
維吾爾史詩包容一切
連同雪山、風暴、沙丘、毛驢、羊
連同死亡和讚美
你已從五百年前的落葉歸來
阿曼尼沙汗，在莎車

慕士塔格峰

如果
能賜予我冰雪品質
能接受我仰望目光
你就抖落一點點銀色吧

慕士塔格峰
那樣從容地
站在路的盡頭，神的開端
站在天的蔚藍裏
莊嚴著，聖潔著
並不顧及朝聖者的缺氧、頭暈
心跳過速

奇跡沒有發生
不可能發生。我不配
我才第一次登上帕米爾高原
慕士塔格峰
一定聞到了我身上
塵世的焦躁、浮華和俗氣

但我不會停止祈盼
我會捧起
似綠非綠似藍非藍的
喀拉庫勒湖
那是來自你深處的回應啊
一遍一遍洗手，洗肺
洗——有時暗藏的心思也不太乾淨

小火焰

一群盤旋于天堂和聖光中的鳥
一群雪蓮，一群下凡的星子
一群魚，在荒漠無邊的朔風中游動
一群馬，抖擻血紅的太陽的鬃
一群樹，青春的漿汁湧向梢尖
一群跳動的幽藍幽藍的小火焰
突然出現在奧依塔克，在今夜
夜的中央

頓時
我目光淪陷，再也無法收復
我雙耳失聰，世界寂靜無聲
頓時音樂忘記音樂
舞蹈忘記舞蹈，詩忘記詩
倘若此刻戰鬥打響
頓時啞了所有槍筒
折了所有箭戟，戰爭
忘記戰爭

盤旋於
天堂和聖光中的柯爾克孜小少女啊
跳動的
幽藍幽藍的柯爾克孜小火焰啊
我唯一不能忘記的
是你的美麗

■尹玲

在我們摯愛的海面

那是前世的我們
在這片我們深愛的海面
旭日初升時撒網捕魚
夕陽西下時間閒聊著
聊著今世的我們
聊著來生的我們

你說每一生的我們都要如此
在我們摯愛的海面
溫飽之餘
就是如此閒閒地
泛著小舟
閒閒地聊著
你與我
天與海
詩與愛

如何攝影——問你

你刻意誘惑我
黑夜裡以比白天更挑逗的魅力
比蜂蜜濃比紅糖甜
釀成我一夜輾轉的無法入眠

曙光中你以最迷我的擁抱將我環扣
動人的笑顏加上情深的凝眸
二十四小時裡你那千姿百態
早已深深烙印在我心頭
然而你的聲音
夜以繼日最迷惑我最讓我不自覺
的聲音
是否願意教我
除我心與腦之外

■冬夢

樹仍在此

樹仍在此
琉璃的冬雨
風來的時候
細意替你梳理

時間慢慢侵蝕
佝僂的身體
煙火人間
連同縱橫歲月
伸展至天空

樹仍在此
或者
不該下雨不該風來
或者
不該讓你
生命如此孤寂無助的仰望

恰若我的髮
激情過後
絲絲
徘徊
滄桑的黑飄泊的白
2008年寄自香港

如何能夠攝住
你聲音裡萬種風情
不斷變幻的
全部的
影

2008年寄自台北

■桑克

刨木

倉房的燈亮著。隔著門縫，
我看見清癯的父親，在刨木板，
他面容嚴肅，彷彿在與大師對談。
我走進去，他不發一言，繼續
他的工作。白色的木卷流暢地
翻出刀架，如一張淨紙等我著墨。
我揀起一片，細心地捋平，
楊木的芳香悄悄抵達我的肺管。
我在旁邊看出門道：刨木不難，
只要雙肩持平，保持直線。
“爸，我也試試。”父親遞過木刨，
我挽袖彎腰，緊記觀察的要領。
我推著。未到中途，刨刀突然卡住。
原來，它不曾向前，而是向下。
刻出的凹槽，彷彿幼女臉上的疤痕。
我愧疚地戰慄，雙手相互絞動。
父親：你的確瞭解平衡的技巧，
但你缺少必要的力量。等你年長，
你或能擁有。而我年長，我才明白：
父親是在教我，怎樣寫好詩。

2005.11.21.23:15 哈爾濱

農場

我呆在樹上，設想自己與樹
本是一體。如果非要分離，我也是
樹上的飛鳥，從那裏落向屋脊
更加方便。我在屋脊之上，小心踩著
紅瓦。它們看來比餅乾脆弱。
遠處應是鐵軌，但什麼也看不見。
到了秋冬，樹葉之網脫落，鐵軌
或能現出原形。而今只有單調的綠色。
我躍向另一處屋脊，在空中
捋下一顆鬱李。我含在嘴裏，彷彿
鼓出一塊酸澀的木瘤。我不懂
坐在包廂裏欣賞，只沉浸在角色之中，
甚至忘了自己本來是誰。

2005.10.28.13:41 哈爾濱

■向明

讓他們腐爛

就讓他們腐爛吧
他們已經鐵了心，甘遭天譴
那些吃果子不拜樹頭的
那些放棄祖脈自認異類的
那些煙視媚行只信權位的
那些不識慈悲製造仇恨的
那些不學玉山母親寬大包容的
就讓他們腐爛吧，他們腐爛掉
會給大地帶來肥沃
會給人間帶來希望
會給台灣帶來姿容

* * *

就讓他們腐爛吧
不要救他，他們會露出憎惡的猙獰
他們的醜陋如蠕動的蛆蟲
他們的異行如逐臭的蒼蠅
他們的體容如秋決後敗葉枯枝
他們的作為如莽漢般失智
就讓他們自己澈底腐爛吧
讓他們自尋腐爛來印證
上帝說要毀滅一個人
必定先讓他瘋狂
失德者最後必定敗亡

2008年寄自台北

■王露秋

海，在不遠處呼嘯

一隻牛駐立在綠洲中央，望著
另一隻牛涉水而去，沒有回頭

海，在不遠處呼嘯

淺水靜靜鏤刻著泥沼
嫩綠鵝黃色的水草
藍得令人發慌的天

海，在不遠處呼嘯

沙，白色的沙丘
恒心將這一灣靜謐呵護

海，在沙丘之外呼嘯

一群白色水鳥 騰起 向海
水珠濺落 影子被不經意地印在
白沙的肌膚上
微風刻意將它抹去

海，在沙丘之外呼嘯

按下快門的同時 我們
試圖領悟 天地間
這似乎平淡無奇的啟示

2007年10月6日於 Oceana, LA

夜行

交通燈紅著，綠著
車輪滑過一個又一個城市的街道
城市睡著，夜醒著

山裏人家的窗口螢螢著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僅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如平淡生活中齷齪的突發事件
山路急轉彎處迎面的車燈使我警醒著

濃濃淡淡，山之剪影急急倒退著
夜平靜的呼吸應和著夫微微的鼾聲
月光下，忽然展開的平原虛無著

沁骨的寒意如現實的酸楚實在著
前路在驟起的夜霧中模糊著
想著有你同車，惶惶然之心定了

2007年10月26日前往夢露湖途中

獨行輯

1. 宗教戰爭

打虛幻的仗而死實際的人

2. 抒情

餐檯上三天前留下的一碟餛飩

3. 陋巷

自政客的心眼內延伸出來的一條又
曲折又骯髒的黑弄堂

4. 愛情

糖衣偉哥

5. 貝殼

海的床

6. 她的胴體

拿記憶餵養我的手

7. 古蹟

被遊客的眼擊打得殘破

8*. 橋

天
春 臉 的
在 上 河 的 微
掛 的 笑

9. 風景

兩河交匯處晒著一條大褲子

10. 蝸牛

今晚試試雙人房吧

*8、9、10 曾在新大陸發表。

白皮書

比粉飾的門庭再白
比灶下的鍋底還黑
狠說病入膏肓的劇院
美身段演員怎來露顯？

——題下草書

龐然大物站高台
大彩旗甩開西風漫卷
叫的仿若傾盆大雨
唱的突破高山流水
舞的婀娜千姿百態
跳的高昂激勵光火
這是最好的年代
（也是最壞的年代）
這是希望的春天
（也是失望的冬天）①
無盡的太陽。如斯流年。
無盡的月亮。如煙往事。
微風的吹撫。草茸羊肥。
銀河的月暈。情長愛深。
透明的星辰。天鵝滿障。
香甜的夢鄉。心在燃燒。
遠離人群了。飛呵飛呵！
遠離塵世了。美呵美呵！

潮流隨著世紀創新
黃河之水從源頭滾滾向東漂漾
大換血
用牛刀宰雞
空穴來風
尋回最豐盛的大宴
《阿Q正傳》
——從課本上一刀切割
《天龍八部》
——武俠膽肝天下標榜
炫耀著目下的皇冠珠寶

訕笑著臉上的傲慢虛榮
禮不會賠
債不用還
罪不必贖
歷史的雙目叫它溘然捂住
記憶的心扉使它悄然緊閉
在欺詐路上嚮導?!

襲人的寒氣
跟著秋色的涼意
怨恨？
蒼白的黎明
拌著冷月的閃爍
憂傷？
生命在治水漫漫
失眠的人期待夜短
“順長江
水流殘月”
“雲山幾盤
江流幾彎
天涯極目空腸斷”②
“別了
毛澤東”③
片片紅葉靜悄悄地飄
眺窗外，晨光
一縷縷醒來

①狄更斯《雙城記》開場白之句。

②作家章詒和反右五十年回憶錄新書篇名。

③詩人邵燕祥反右五十年回憶錄新書書名。

2007年8月27日於
新澤西山野新村

■呂建春

梵 谷

在精心複製的畫裡
我傾聽他的交談
那時他在巷口的酒館
陶然微醺的心情
散發著鵝黃的燈火溫暖
對我點頭會意

他嘴角叼著煙斗
彷彿噴出一口雲
讓天空沈思了半天
回到他佈置簡單的房間
我看到自己的生活也可以
有樸素明亮的色彩潔淨

在他斷續的自畫像裡
我看到出血的日子
占據了我所有的視線
他的神經發火
一朵朵火焰焦灼的向日葵
讓太陽跟著瘋狂轉動

他教我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夕陽的光輝沈浸了一切
過於平靜的畫面
他繞過內心荒涼的角落
用唯一的寂寞
構造一座憂鬱的教堂
把神關在裡面

我掏出一把秘密的鑰匙

吃馬鈴薯充飢
挖自土地的顏色
填滿他潦倒的一生
我在燈火後面看他沈默

■林小東

暗 泣

一顆顆晨露
懸在葉上
是不是樹的眼淚
暗泣
昨夜漫長得近乎殘酷的
冷

多 餘

黎明掀開天幕
引來曙光
要帶給大地
溫暖
不料墳場上的墓碑
卻板著臉
冷冷的表示
沒有這個必要

2008/1/3 越南

脫下一雙破舊的皮鞋
踏穿了生活徹底

他割下一隻耳朵傾聽世界
我傾聽他的傷口
心血流淌的色彩流動
不死的麥子落入麥田裡
就有一群黑鴉飛起
飛出他陰暗神秘的夢境

星子旋轉著黑空
他在夜的深處凝視
一圈又一圈光的漩渦
旋轉著昏眩的光陰
我打開自己
複製他在畫裡發亮的生命

12/9/07 砂谷

■施漢威

歲月蒼老不了 我們的情誼

山水阻隔，數十寒暑
依然零距離的親切
心靈的燭光
一直點燃未滅

何須剪盡西窗燭？
粗茶促膝也是人間快事
拂盡歲月的積塵
消逝的畫面清晰如昨
歲月蒼老了青春
蒼老不了我們的情誼

狂妄浮躁的幼稚當年
換作如今鬢髮飛霜
誰說時序饒人？
戴上老花眼鏡
細數一紋紋創痕的深淺

榮譽羞辱如墮進深淵的折箭
知天命的淡恬
一切悲歡怨忿
恍似過眼雲煙

揮手
內心也似藍天湛朗坦然
無忘于江湖
情誼豈在朝夕？
世間事
本就這樣迴迴旋轉

2007年5月16日越南

■謝勳

永續的凌霄

——遊嶗山太清宮有感

一片混沌的凝聚
在這裡
在山與海清靈的相遇

長生的三官三清及三帝
相安守著
太清宮的暮鼓
晨鐘

竟然又接納了
人世間不老的
關雲長的忠
岳飛的義

彷彿天庭裡
也長著凌霄
以無為的姿態
一匝又一匝
圍著圓柏往上盤繞

註：太清宮的庭院裡，有二百多年的凌霄寄生在七百多年的圓柏樹上，緊貼著往上盤繞。

秋遊泰山

乘著浮游的雲煙，
冉冉破空而上。
層疊的碧綠蒼蒼，
托出一塊塊
灰白的嶙峋。

踏著深沉的鐘聲，
細步拾級而上。
堂皇的碧霞祠巍巍，
伴著一抹抹
無邊的風月。

迎著吟詠的和風，

■蔡可風

隕星

在太空中遨遊了 多少個世紀
被那蔚藍色的星球
吸引住了 青出於藍
她蘊含 生命的原色

是持續 在太空作永恆的從容
還是闖進大氣層去探究
去化作生命的片刻？

濃密的大氣層佈滿了警示
分不出 是警告 還是啟示：
要想了 生命 與生命 首先
是要燃燒掉了 你自己

從在無到有之天際 划一道光弧
不在乎 這道橋樑 架在白天
或是黑夜
是璨爛 還是寂寂 有色無聲
鍛成的灰燼紛紛 飄灑到
汪洋 海灘 大地 人寰
去尋找
在蔚藍中孕育過的 青綠過的
靈魂
好替代剛騰出來的空缺去
遨遊在太空
結伴 在眾星之間

2007年9月父喪週年紀念

眼光逐碑刻而上。
班剝的石壁洋洋，
刻出一片片
風雅的鏗鏘。

孤傲地
自東方突起。
泰山啊，
那開了滿山滿谷的靈氣。

■心水

夢之舞

宛若仙樂飄落空氣裏
芭蕾舞步旋轉如夢幻
演繹出故事中感人歡笑

剎那換幕即時滿耳嗚嗚噓噓
眾腿齊踢鞋跟傳達
輕輕鬆鬆的聲響盈庭

夢之少女們痴痴的眼色
如醉似醒般呢喃著愛的誓言
大型話劇讓觀眾眼花撩亂

幾幕舞蹈有稚齡孫女姐妹
扮著小綿羊左擺右幌
縱是配角也扭捏認真表演

集體謝幕時轟雷掌聲
我竟拍紅雙手證明
對孫女臺上演出的興奮

“將做任何夢”的主題
一幕又一幕變幻多姿
歡悅和笑意在觀眾臉龐旋開

後誌：十二月八日午後前往大丹特農市府“鼓聲劇院”觀賞由Sefra Burstin Dance Studios呈獻的“Any Dream Will Do”歌舞演出，分上下兩段連續表演各式舞蹈及舞臺劇，舞者皆為該舞蹈學校學生。節目緊湊、呈獻多場現代舞、古典舞、芭蕾舞及舞蹈劇，舞姿動人仙樂飄飄，三小時中飽享耳福眼福。為兩位孫女鼓掌而手心紅腫不知，真是老懷高興也。

2007年12月11日於墨爾本

■ 遠方

冬的自語

1、
我就這樣來了
大大咧咧
踩著秋的尾巴
我只一揮手
便將溫情脈脈
逼退成我肅殺的天下
其實
我的張揚凌厲
你的深藏內斂
都是權宜
或一種無奈
怎麼想由你
信不信也由你

2、
我的旗幟
清一色
插在渡口
插在心頭
不過
這是開放的領地
你無需閉關
也不必太多猶豫
憑你的意志
當然還得有力量
隨時可以攻佔我的高地
換上你的旗幟
包括換上
你所鍾情的
任何色彩

2007年12月

■ 資中華

題江湖

“英倫十月秋葉殷”

縱使我走到天涯
這一路上
也都是你的顏色

哦，故鄉
我是你的歌聲
飛向遠方

就算我成為落葉
成為飄落的音符
我也會披上
對你的深深眷戀

墜落——題忘了“劃過”

你的一聲輕柔
會在我的心裏
引發一場高亢

你不是月亮嗎
可你對我的吸引
竟比地球的引力還大

看啊！我正以火箭般的速度
劃過你的天空，墜落你的心海

題陳亞軍

“今日香山無紅葉”

也許還不到季節
這香山的層林
還沒有染上你我的顏色

所以，關於我們的愛情
竟也成了人們的話題
引來無數的追尋，和猜測

熙熙攘攘的人們
只被一種視線牽引著
卻看不到這斑駁之間
我們的轟轟烈烈

題陳亞軍 “紅葉頌”

我喜歡冬天的紅葉
她有著執著的信念
經過了春綠秋衰
熱情也不會泯滅

我喜歡冬天的紅葉
她有著生命的赤誠
縱使走進歲月的深處
追求也不會改變

我願是一片這樣的紅葉
把你給我的感動燃燒一生

題劉潔

“圓明園的無名小花”

題記：歷史的圓明園裏，開著一種
無名的小花……

走進圓明園
像是走進了一個記憶
記憶中有你笑靨如花
一朵一朵地在身邊浮現

有點心痛，關於你
記憶中竟有了斷垣殘壁
一個世紀前的那場凌辱
損毀了我的許多珍貴

忘了你的名字
那是因為還有創傷沒有撫平
走在這歷史的遺夢中
我在努力地，去把你想起

■北塔

叩拜之旅

叩拜之旅

用身軀築就朝拜的長途
用額頭叩問無言的大地
把星光和日光縫在一起
鋪在你血跡斑斑的膝蓋下
映照出你對前程的祈願
讓流出來的血立即結成冰
那在內心湧蕩的熱血
足以讓火山持久地噴發

但雪山披著哈達，沉默地
注視著你的每一步，慢慢
靠近，又漸漸遠離，但它
不會替你計算、作證：
你已走了多遠，還要走多遠

任何一條路都可以成為
朝拜之路，任何一個方向
都有寺廟、神祇和傾聽的
耳朵，像撒播青稞種子似地
你一路撒播著經咒和禱告

酥油燈加過了多少次油
聖水灑過多少額頭
錯過了多少次大師的講經
今年的雪頓節也已經結束

而你還在路上，還在一座高山
和另一座高山之間，剛剛
繞過一個鹹澀的湖泊
又得跟隨一條乾涸的長河

在自然條件最惡劣的地區
你被讀成了一道景觀
一個點綴，彷彿你手中的
念珠也可以被拿去拍賣

但是，在滾滾紅塵外
除了你，神靈還擁有什麼
除了一顆虔敬的心
你還需要什麼

曬 佛

在森嚴的殿堂裏呆得久了
佛也受不了
要出門曬曬太陽
猶如囚徒
享受放風的機會

不知那些在野外
一年到頭經受風吹雨打的佛爺
是否希望被搬進陰森的殿堂
在搖曳的酥油燈光裏
領受虔誠的禮拜

在被搬進搬出的過程中
佛的生命力得以延續
正如我們在離家回家的過程中
匆匆走完若有若無的一生

其實 燈光和陽光
都可能是佛光
甚至在牢獄的漆黑裏
我們的心也能被佛光照耀

而佛自己像一件老傢俱
被抬到山上
和眾多的經幡、石頭、儀式一起
接受陽光的撫慰
然後
到處是木條和紙條
而空山還需要用鳥的飛翔來填充

題崗噶賓館兼致詩友賀中

它的霓虹燈並不太強烈
但給我們照亮了通往布達拉宮的大街
使我們朝聖的腳步
不至於迷路

一座披滿了草木的大山
和一個一絲不掛的美女
對門而望
山裏有野獸出沒
直沖著那美女而去

在崗噶賓館
一個老奶奶守護著你的旅夜
一聲不吭
兩個小姑娘替你料理一切
一聲不吭

在布達拉宮和羅布林卡之間
自從賀鬍子在西藏稱王
崗噶賓館就是他詩的行宮
打開窗，就能看到他的朋友們
策馬奔過火燒雲

年輕的喇嘛

他的皮膚裏儲藏的紫外線
還不太多
他的鞋底還沒有
被布達拉宮的地磚磨透

也許他正在被自己的諾言鞭策
要讓一尊雕像成為他的偶像
讓自己的心靈像老奶奶
手中的轉筒轉個不停
而且只往一個方向旋轉

他應該熟念的經文
與老奶奶口中的沒有區別
而他還沒有念熟
這使他在念珠面前抬不起頭

雙手因為辯經而紅腫
此時在水龍頭下洗著蘿蔔
嘴唇因為念經而乾裂
此時在手機前說起悄悄話
幸虧一件僧袍和一作廟宇

藏起了他幼稚的缺陷
一團祥雲裏住一個神
使凡人的眼睛無從窺視

聖湖納木錯

雪山斜著身子
慢慢滑入她的懷抱
在她的懷抱裏
做一顆小小的卵石
勝過做皇宮的柱石

她不會掀起狂濤
沖走我獻給她的瑪尼堆
她不會扇動巨風
卷走我為她披掛的經幡
哪怕黑夜逼迫她
她也不會嫌棄我的影子

納木錯是一名賢淑的少婦
流蕩的雲朵在藍天的慫恿下
挑逗她，但她只是看在眼裏
一言不發，使雲朵知趣地走開

神仙們都想偷喝她的瓊漿
但她並沒有因此而不再
餵養小魚，並且
使小魚和大魚和睦相處

其實她不需要石神的保護
撒旦若是來了，恐怕也會跪下來
用這聖水洗滌靈魂
腦袋伏在她腳下，乞求寬恕

拉根拉山口

此次西藏之旅之最高點也，在聖
湖納木錯和聖城拉薩之間。

離開納木錯
我有點失魂落魄
在拉根拉山口
突然間狂風大作

右邊的懸崖
如同即將傾覆的大廈
前面的深淵
誘引著嚴重缺氧的步伐

一片雲“嗖”地一聲
掠過我身邊
順手牽走了我夢中的小羊
在拉根拉山口
我很難再往回走
誰能用五彩經幡
將我五花大綁
然後就地祭獻

在如此高的狂風中
只有老鷹穩得住翅膀
隨著它的盤旋
拉根拉山口緩緩旋轉

我像一隻青蛙
抓著一根稻草
被捲入天地間
最大的一個旋渦

布達拉宮

任何一座別的宮殿
都與你關聯
任何一個方向
都朝著你
不是因為你遠
而是因為你高
對於一個沒有信仰的人
你不是終點
而是開端

我願意是你最底層的
一座低矮的白塔
不是為了與白雲攀關係
而是為了與你一致

我進來了
手裏帶著傘

鞋上沾著污泥
而你一塵不染
滴水不漏

我進來過了
從此我不會滿足於
遠遠地望你一眼
從此我的仰望
有了不可更改的方向

轉經筒

它可以順時針也可以逆時針轉動
但信徒只讓它擁有一個方向
所有的轉經筒
都有方向
都只有一個方向

經筒裏也許沒有經文
沒有信徒的手的作用
它無法轉動
但它不是容器
也不是道具
而是佛心
沒有刻度的時鐘
信徒的時間掌握在自己手中
每一次轉動
都在臉上留下指紋
但誰也不能不轉動它
因為但凡時間都有方向
而有信仰的時間和無信仰的時間
其方向正好相反

鹽湖

不需要用水遮遮掩掩
鹽湖的鹽
裸露著
不怕羞，不怕曝光
不需要陽光來提煉
鹽湖的鹽
向著過往的人和牲口

主動奉獻

因為它足夠豐富
鋪展得足夠寬廣
不怕被盜挖
也不怕被踐踏

也許它不全是精華
有多少水分已經被蒸發
什麼能重新稀釋它
大海嗎？不
因為海水也是鹹的

就讓它這樣，不像個湖
像一張老嫗的臉
像一面殘廢的牆
沒有水供魚嬉戲
沒有垂柳供人攀折

但它有鹽
所以它的反光更加晶瑩
它的存在更加堅實

雪 山

拉薩城僅僅加了一件秋衣
城外的大山就蓋上了被子
狂風此刻是多麼溫柔
在黑暗的雲層裏一扯
就扯出了雪白的棉被
給沉睡的大山蓋好
然後把狼群似的烏雲趕走

雪山的頭髮在沉睡中變白
雪山老了，老得不會再老
而拉薩——他的兒子，
卻在長大，而且不會停止

正如世界屋脊還在不斷上升
但他站得再高，也留不住飛鳥
嫵媚的彩雲舞動在他的腰部
但天空依然遙不可及

雪山的一個肩膀低了下去
夕陽在他的耳根低聲呼喚
他默默無語，只讓更多的晚霞
通過自己的肩膀，奔向拉薩

而他腳下大片的青稞正在灌漿
每一隻蜜蜂都有其鍾情的油菜花
長途跋涉的朝聖者已經靠近拉薩
等待兒子歸來的老阿媽已經備好了酥油茶

泰山腳下的藏獒

他的嚎叫
如霹靂
從喜馬拉雅山擲向泰山
崩裂的巨石被拋向太空
又扔進大海
濺起的狂濤
使天地間烏雲密佈

一頭藏獒像一道黑色的閃電
穿過密佈的陰雲
滴出的涎水
是一陣陣暴雨
它是在尋找丢失了的羊群
渾濁的雙眼迸射著血光
至少要找到搶劫羊群的虎狼
跟它們決一死戰

那群羊似乎故意在跟它作對
躲在它的視線之外
從喜馬拉雅山到泰山
它一無所獲
為了懲罰自己
它把自己關進鐵籠子
像一個因為戰術失誤
而葬送了十萬大軍的統帥
獨自回到司令部
把自己關進了禁閉室

在悔恨交加的漫長歲月裏
它習慣了和鐵籠子一起
被固定在一所房子裏

僅僅憑藉著一條鐵鏈子
與主人保持緊密的聯繫
甚至習慣了與主人共用
湖光山色

羊們已經被剪了多少次毛
有的已經被出賣
甚至被屠殺
但藏獒一無所知
一代梟雄沉淪為隱士

每當異類與它四目相對
它會縱身躍起
前爪一通亂扒
彷彿要從陌生的目光裏
扒掘出失蹤的羊群的消息

瑪尼堆

石頭與石頭
哪怕以最簡單的方式
被堆在一起
就不再是石頭

無論什麼形狀、尺寸與顏色
只要是石頭
哪怕是石子
都能加入瑪尼堆
像一個個字
被組合成經文

這不是經文的經文
同樣能讓人安心
這不是房子的房子
同樣能讓人安身

因為每一塊石頭
都受到了虔誠的捏弄和眷顧
其間發生的變化
比隕石從天上掉到地上
還要大一萬倍

任何一隻手

都能建造瑪尼堆
任何一隻手
都能把它摧毀
但是瑪尼堆
使手變成了石頭

拉薩河谷的犂牛

黃昏了，在河水編織的幸福圖景裏
只有青草是最清晰的
我的信仰深陷於
你們的腳踩出的坑窪

為了讓身上的毛長得更快
在冬天來臨前，你們得
攝入更多的營養
而黑暗總是阻礙你們
正如阻礙我的回程

除了夕陽的餘輝
你們背上一無所有
正如我們除了饑腸轆轆
感覺不到別的匱乏

你們能在圍欄之外
度過一整個夜晚，而我們
卻抵制不了炊煙的誘惑
你們不要介意我們靠近啊
我們呆不了多久
占不了多少地方
而拉薩河谷足夠寬廣、肥沃

你們吃的草不是我們的
流出的奶也不屬於我們
哪怕這裏的草全是麵包
哪怕這裏的水全是蜂蜜
也與我們無關
我們是這河谷的過客

拉薩河

在拉薩河最湍急的地方
一塊石頭想停下來

但它只有被滾動的命運
而且，何時能離開
能被粉碎
都不取決於它自己

在拉薩河最平緩的地方
一棵蘆葦想動一下身子
一條水蛇前來幫忙
抱著她久久不忍離去
直到她長出滿頭白髮
直到那白髮落入流水

我們順著拉薩河走了半天
又逆著它走了半天
無論是在湍急處
還是平緩處
拉薩河都無法跨越

打噶歌

打噶者，打夯也，藏地多為女子
集體行為，亦一小小奇觀也。

姐妹們
輕點，再輕點
不要驚醒了
睡得並不太沉的
歷代高僧
讓我們用歌聲
使失眠者安然入夢

為了讓他們放心
我們來把布達拉宮的
每一寸地板打平

光滑得有如包裹經卷的綢緞
發出經卷一樣的光澤
讓朝聖者在任何一處
都可以停下來、跪下來
五體投地
在他們的膝蓋
接觸地板的瞬間
感覺猶如雙手
撫摸到了佛祖的箴言

而雙唇親吻到了
西天那一抹飄忽的雲彩

我們的夯聲
也許進不了聖書
但我們自己感到心滿意足
因為它曾在這聖殿裏回蕩
而且進入了聖徒們的耳鼓

經幡

白色的舊經幡
掛在一把鐵叉上
像十字架上的亡魂
被誹謗的陰影鞭打
它企圖與炊煙私奔
但頑固的房子
憑藉著粗壯的煙囪
死死拉住炊煙的腳踝

而風仍然在慫恿它、催促它
像一匹白馬
險些被無言的禱告壓垮

一個年輕的僧人
雙眼已被烈火熏紅
而他還在往灶塘裏添加木柴
如同把自己塞進經文

2008年寄自北京

■伊沙

都以為自個兒很流氓

吃飯的地點
在老搪瓷廠附近
不遠也不近
適宜步行前往
對我來說
此去還有一大動力
那兒有一座電器城
我愛上那兒買黃碟

於是在這個
天氣晴好的下午
我像競走健將一般
在街上疾走
像個小偷似的
在電器城中轉悠
又不好意思開口問人家
看見一個民工模樣的人
正在一個角落裏
如饑似渴地挑貨
我就趕緊湊上去
一把抓了幾張
(呵呵！這就是教授)

於是在下一個場景中
我手提一個黑色的塑膠袋
姍姍來到吃飯的餐廳
狐朋狗友都來了
都對我手中的袋子
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我說：“別看，別看
個人的一點小愛好
見不得人的”
這反倒吊起了他們的胃口
我越不讓他們看
他們就越要看
酒都沒有喝好
飯都沒有吃踏實

最終還是看上了
餐廳是我朋友開
當別的顧客吃完走光
他就關了門開始放碟
螢幕上赫然出現的
是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
在給一個六七十歲的糟老頭
吹簫
接下來發生的一切
更叫人目不忍視
搞得大夥不歡而散
走的時候
都一副很受傷的樣子

“我說過多少次了
不讓你們看不讓你們看”
在其中一位朋友
開車送我回家的路上
因掃人興而心中發虛的我
還在那兒喋喋不休
聽起來卻像在幸災樂禍
“都以為自個兒很流氓
其實一點不堅強”

今宵酒醒何處

二十年前
在我上鋪夜夜手淫
令我無法入眠的兄弟
在二十年後從天而降
飛臨到我的城市
住在距我家最近的賓館
我特此向老婆告假
專門陪他一晚
借此重溫青春的好時光
二十年前他愛幹的私活兒
如今已經幹不了了
他用最先進的環切手術
切掉自己過長的包皮以後
他那暴露在外的龜頭
變得麻木不仁
再也不吃手淫這一套

講起過去的故事
有多少秘密我們無從知曉
有多少玄機我們難以參透
講起當年的同學
今日各不相同的景況
感歎命運的力量
有人死了
有人瘋了
有人關了
有人在我們畢業的當年
就在北京飯店坐台
成為老一輩
無產階級小姐的先驅
致富和發福
成為普遍現象
當官和離婚
不能算作新聞
歲月無情
我們已經老得開始議論
女同學的女兒的長相了
驚訝於美女生醜女醜女生美女
風水輪流轉公主到我家
不覺東方之既白
可話還沒有說盡
今宵徹夜長談
身為一名職業寫家
我心花怒放
彷彿挖到金礦
一夜暴富
可是當他走後
我卻一連數日
寫不出一個字
就像饕餮之徒吃多了
消化不良一般
還被生活的真實所壓迫
感覺到寫作的無聊
寫家的無能
直到有一天
我先打了一串輕微的飽嗝
又放了幾聲如雷的響屁後
靈感才像洶湧澎湃的屎一樣地
來了

一天一世皆詩人

◎張錯

——敬念黃伯飛先生

老友詩人痙弦好像這般說過，一天是詩人，一世是詩人。觀言思意，當然不是指那些胡亂寫了幾首詩就自詡為詩人的人。我想，他的意思是：詩是詩人一生的志業，寫一天詩也好，寫一世也好，如果心中有這個志業抱負，寫一首詩也好，寫一百首詩也好，都是一個詩人。

黃伯飛教授自耶魯退休下來，逸隱洛城，日惟以詩自娛。他對詩的投入，無論新舊，都可算得是一天一世皆詩人。他 1914 年生於廣州，2008 年逝於洛杉磯，高齡 94 歲。我當天去玫瑰崗墓園致祭，代表本地黃美之女士的“德維文學協會”，也代表三十多年前黃老支持台灣的“星座詩社”（黃教授亦兼任洛杉磯《新大陸》詩刊顧問）。他雖生於廣州，但小學、初中卻在北平讀，所以說得一口京片兒，加上地道的粵語與台山話，南北一家，不相伯仲，是我見到三語皆標準而無土音(accent)的語言天才。

在洛城本可與黃家來往熟絡，因我除嫻諳國粵雙語外，早年留學生在北加州農田打夏季工，與一群早年移民在美的廣東台山、恩平、開平等所謂三邑或四邑家庭均有來往，說聽各一半，應可與黃老水乳交融，無分軒輊。但上天弄人，偏有他人在旁讓人厭煩，也就作罷，亦是緣淺。

黃老在生與我傾談，曾問及可識《漢園集》，我笑答當然當然。80 年代卞之琳、艾青等人來美均住我家。卞老更為我購置盜版的《漢園集》及《魚目集》重新題字。《漢園集》為 1936 北京大學學生何其芳、卞之琳、李廣田三人的詩合集，當年在台屬禁書，但我們均把集內何、卞的名詩背得滾瓜爛熟。

承黃伯飛老師相告，漢園是一所公寓，是他父親在北京的物業，當時許多文學青年都租住在那兒，包括戴望舒和朱湘等人。其中最讓人注目卻是一同住進漢園公寓的沈從文、丁玲與胡也頻三人的錯綜關係。沈丁是湖南同鄉，丁胡是

夫婦，三人三角關係十分微妙。據黃老日後文字追憶，有以下一段：

這幾位住在漢園公寓的青年，我雖然只是個十三四歲的孩子，不知怎的卻都知道他們搞創作。我和沈從文所住的房間只是一牆之隔。沈從文的房間是樓房後座二樓左角的一間。我的房間正對著圍繞著天井的左邊的走廊。沿著左邊走廊的兩個房間，一間是胡也頻的，一間是丁玲的。這兩個房間裡邊彼此相通，他們兩個只用靠近樓梯的一個門口出入。

這三個人我常看見是沈從文。他每次從外面回來，差不多總是扶著一些書籍和紙張，腳步迅捷地走到我的房間前邊就向左一轉走到他的房間去。胡也頻總是一早就出去，很晚才回來。有時幾天都看不見他。丁玲則多半的時間躲在她的房間裡。（〈確是有緣〉）

黃伯飛教授是基督徒，我在他的安息禮拜致憶念詞提到十七世紀玄學詩人鄧肯（John Donne）那首〈Death Be Not Proud〉的詩，基督徒相信永生，生有時限，死無時間，救世主二度降臨之時，眾生甦醒，猶似一夢。

我還提到自周策縱先生逝世後，有如黃梁一夢、花果凋零的“白馬社”詩人，此社眾人以黃伯飛詩作最豐碩、詩齡最持久，相反，又以盧飛白（筆名李經）命蹇詩稀。盧為出色的艾略特研究學者，雖然出版了薄薄一冊《T. S. Eliot: The Dialectical Structure of His Theory of Poetry》（1966），圖書館裡卻是重量級著作。盧命坎坷，擇善固執、淡泊明志，一生未在學院爭得席位，但卻無損詩心。

以上這篇短文，是逃避南加州大學一個演講的早晨寫的。不想再做無意義之事，只想告訴自己與世間何謂喜歡做而有意義之事，因而寫就這篇記念黃伯飛先生的文章。

■李斐

2008 新年不快樂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老美倒數在時報廣場
緩緩垂降水晶球拜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華人在大西洋城賭場
疊疊籌碼忙數銀紙
我和每個人新年同樣
送走昨日的日曆
明日給自己重新定位
細想快樂不起來 2008 新年
仍在國外忙碌討活打工
歷史性奧運只能遠遠鼓掌鞠躬
初學外文複唸從 one 到 zero*

四顧深思瑪雅文明通科技之路
若能抽離時間就沒有歷史的重負

07/12/31 初稿 08/1/10 二稿

*數學上的零，據西方紀錄，公元前一千年見於古瑪雅文明，阿拉伯字成立系統後，影響直達現代文明。玄學上的零，曼荼羅解釋圓滿無邊，有如喇嘛僧人用十四種艷麗顏色和金沙，兢兢業業繪畫精美的沙壇，又一掃而空，美麗但脆弱，色空如是，圓零性同。

現 場

電燈桿下
她繫上黃絲帶
零亂花束中間
逆風裡吃力
點了蠟燭
合掌喃喃一會
轉身離開
離開又回頭
一輛急速馳過汽車
燭光就此熄滅
唯見濕光
她眼角重映

2008 年紐約

■陳銘華

一本流水賬

早起大同雲岡越雁門關過風陵渡訪晉祠入潼關直下西安，驚覺西安到寶雞的一段公路叫西寶公路，那麼天水至寶雞的一段建成後，自當稱為天寶了，就讓我們從天寶年間說起吧

一晚四星級既不能上網就無法和人聯誼交流的房價 298 元，西安城牆外的

一截指骨或玉或石或舍利附帶八只金銀檀木等錦盒無價，法門寺的

一只碗無蓋，唐懿宗或唐僖宗的

一具外借的青銅器遺下了玻璃展示櫃，一隻暗渡陳倉後失蹤了的雞變的

一晚四星級可以寬頻上網隨意和人聯誼交流的房價至今不明，同樣是西安城牆外的

一分鐘美國長途電話 2.1 分，Skype 的

一個鐘頭自由式按摩 400 元，桌上小卡片印的一塊灑上荒地，項羽的

一彎苻菜一灘河洲一些佳人在水中央，詩經的一間臭不可耐的茅廁收費五角，渡是不渡？一座水泥大橋還加上領導題字，這些肯定是風陵渡的

一戶大宅院剩得四方高牆三百餘間房，王家的一座古城糖葫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平遙的

一套炕房連冷熱水衛生設施 80 元，明清的四大盃和五大碗，閻錫山和蔣介石的

六出祁山的街亭，諸葛亮和馬謖的

一場大雪擋路，五台山的

將軍百戰死，雁門關的

手腳折了頭斷了的敦煌

一將功成萬骨枯的酒泉以及

臨近天際的華山

數目不詳

最後說明：除了“Skype 的”是美金，餘者都是人民幣，請旅遊者注意

2007 年 3 月

■孫培用

與傳說無關

夸父追日

黎明是水。瞬息便將黎黑滌作一領潔白的鵝毛毯。夜侃侃站起，抖去滿頰相依的星星淚，披上那毯，原來它是個冰膚雪肌的浴女啊！

夸父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現。

我們就是夸父的後人，因為我們每天也都希望見到陽光，追逐著太陽。正如心中的理想、信念、希望，我們永遠都不會放棄。

而夸父不相信眼淚，不會停下腳步。因為機會：稍縱即逝。時間能證明一切。

故而夸父肅寂的臉，在威武悲壯中顯得蒼白。將浮渺的歌吟化作泥石充填虛曠，將七情六慾同化放縱牧於心房，將敗葉枯枝化為紅塵置於頭蓋去憑風雨譏啄，將古遠的血統匿于現代的盾牌後去繪一幅現實主義的時髦版畫。

夕陽會以山的盾牌隱匿自己，暮色子泣。

而心中的太陽永不落。

從此夸父背負沉重的擔。背負一條長長的路。在天堂與地獄之間流傳為一朵不散的雲，一朵無處棲身的雲，卻棲身于心靈。

棲于我們後人的心中，讓我們學會不要輕易放棄。

精衛填海

記憶之海不見了帆影，不見了碼頭，紛亂的紅嘴鳥踐踏著洶湧的思路。

而海潮不會退卻。

精衛，你為誰？非要把這無情的大海填平？

精衛說：為愛。為世間綿綿不絕的愛。

海潮洶湧。卻膽怯地望著那座礁石。那座焙乾了血液之石。

呼喚就在眼前，就在耳邊，就在心中。在今天的風雨亭裏揮動手臂：請跟我來！

而所有的鑰匙被雨鏽獨了。沒有一把再開啟往日之事之門。礁石站在原地，站在風和雨曾百般沖刷過的地方，扼守著。時光更疊交接。

從遠方，精衛把石銜來，連同情感矢志不渝。蒼茫的海會不會受感動？

時間能改變一切。時間是醫治身體和心靈的傷口最好的辦法和良方。

靠了此岸的時候，你又離彼岸最遠。

■曉波

即 景

披羊皮的牧師騎著小獸
夕陽把耶穌的子民推翻在灰青色的
大理石臺階
一群魚從棕色的大海躍到岸上
相濡以沫，這是一個多麼令人感動的片語
唱詩班如癡如醉，天堂的使者在打鐘
一架飛機從耳邊飛過
這是聖彼得教堂的星期天，也是
聖徒們的禮拜日
教堂灰青色的大理石臺階
夜幕降臨，一位乞丐朝另一個乞丐投擲石子
從胸腔吐出大口的惡氣

一首詩主義

日子越來越少了，你開始遠離俗世
一個心力疲憊的人
放下包裹。此刻，她在陽臺
一個人，對著夕光，舉杯，她看見你

一首詩的誕生充滿了置疑
像毛毛蟲，爬過草葉的三個稜角
“我只為你活”
這一生你只對愛著的人，說了這一句

你爬升，靜止，懷抱夕光下的酒
日子一截比一截地瘦
秋天很深了，你不停地加衣服
依然冷，“我只為你活”

而她活著，面目皎好，她在你的
思想之中，吐氣如蘭
披肩的長髮，遮蓋了半張臉
日子不斷地反復，又有什麼不好呢

5月29號

我只想記住這個夜晚

■何殤

3月10日

你終於意識到
過去的那段故事
還是沒有放下
本來在一場婚禮上
你並不願意
提及恩仇
你不明白
他怎麼敢
拿一杯酒
就要和你泯恩仇
接下來
當你聽到
他抱怨是詩歌
讓他喪失了朋友
混亂了生活
為此他擱筆不寫
你就釋然了
一個連如此可恥的藉口
都能說出口的人
還有什麼是他不敢的

2007年寄自西安

這個無須梳理
也可以到達的小房子
它的燈光，從樹叢
透出一點點的亮
我只是隨意的走到了這裏
像中午的盛宴
一個男人和女人
把酒杯碰響
像曉波，沉醉于一支煙
他看見的魚群
風速，不停止，就是流動
一個突然消失了的女人
無所顧忌
她游回正午的席夢思

2007年寄自湖北

■艾篙

任 務

媽媽
現在向您報告
您讓我追蹤的女人
現在已經走進一個小胡同
是張三的家
沒有什麼嫌疑
您說她與我爸有關
我像個游擊隊員
興奮
一身正氣
您放心
我絕不會暴露身份
如果您願意
我可以跟蹤她一輩子

距 離

那次長途旅行
我們都睡著了
或者
我們的眼睛裏都是
外面的風景
我們把身體擱在車上
汽車快速奔跑
相對那些風景
我們一閃而過
像一群不認識的幽靈
相對於死亡
我們坐在汽車裏快速奔跑
什麼也沒察覺
如果司機出些不大不小的差錯
我們離它該是多麼接近

2007年寄自西安

■黃奇峰

恨

一)
扭曲兇殘的嘴臉
口中叨唸咒詛之辭
一肚陰毒在燃燒
心刀千刃仇人
手中之筆
字字向他
插去
買
眾多食人鷹
爭啄其屍

二)
像水
總在低窪處積聚

有時 在外來雨的沖激下
愈積愈深愈大

唯有 讓時間的長河
慢慢蒸發
淡忘

歸家路上望嶽

三十多個暑去冬來
住在聖基博東區樂龍崗的我
每晨風雨不斷
車頭都瞄向工作的洛市中心

整天的勞役
晚上回程遠望前方的聖基博山嶽
她滯夏的慈眉善目
塑成一位家人親善地等待我的回返

■依雯

一封封疊在 抽屜裡的夢想

路很平坦
豈會步伐蹣跚
曾雙腳踩下去
踩碎了多少個彩夢
歲月的風霜
如何來抑壓心窩中
不平命數
日子
像堆滿落寞的記憶
被囚禁尋詩的小房子
渴望
從讀那篇希望開始
抽屜裡不能說的秘密
更長更遙遠
每當夢醒 奇跡
這句話 就哽住了喉
辛酸淚水
淌往
不滅
夢想

2007年寄自越南

寒冬她那一領白帽
是母親做完了晚飯
站在門口焦慮地等待
車堵路上遲遲未歸的兒郎

煙雨濛濛的天氣
她被隱藏在潑墨山水畫卷後
車陣裡的歸人心裡踏實欣慰
深知
山上山後都有等待我歸家的親人

■彭國全

早 衰

故鄉，大地富有彈性
舉步輕快，人人
龍睛，虎眼
活力充沛
誰不能騰虎躍

異邦的地心 吸力
特別強
牽扯得
眼蓋皮斜的
半牽拉
歲月忽就老化了

傲 骨

——著名作家朱自清參加反內戰、反
饑餓的民主運動，其時病體只得七十斤
重，然拒絕美國的麵粉救濟。

形容枯槁 一身
青筋與皮
包骨
比盡了萬類，才恰恰類似
歷盡風霜，落盡秋葉的
老籐

沸騰的熱血
寧可無岸拍也罷
決不泊美酒的金盞邊
決不泊佳餚的玉盤沿
憤世的浪濤衝著腦門
衝著腦門而裂額
頭皮裹不住的骨裂
皺皺的一道道橫陳蹙眉上

2008年紐約

■于艾君

水芹菜

之一

兩隻寬大的袖子交疊伸展
偶爾擋住光線 我姐姐
就從這以舊旗幟做成的衣服中
伸出雙槳 在燈影裏淘米
老式掛鐘仍停在昨天 或昨天的昨天的位置
我記不得此刻是什麼時辰
一個老人俯首向我說了些什麼轉身又消失於雲端
我感激他但沒錢為他雇一輛天上的馬車

米飯熟了 雞仔們在上架時開始咳嗽
稻田反著天光 或者我看見的是天上的稻田
母親收工回來了 赤著沾有黑泥的腳
她還為我採了一把水芹菜
那燈影下淡綠的生命
在水盆裏緩緩散開

之二

昏燈下 我看見孩童在封面上笑
植物學課本頁腳蜷曲 那是我弄不懂的那一頁
姐姐說 水芹菜和灰菜一樣 微毒
卻可口如未來的生活 煮開
涼拌或清炒 而我躺在病床上自我啟蒙
那些被老師寫在黑板上的字閃過一下就都跑遠了
像流星 是的 夜晚中我感到有一顆山頂上的星星
如屋角的牆皮搖搖欲墜

注：水芹菜，是遼寧南部地區對一種野菜的一種稱謂。

轉 向

我坐在公共汽車上
頹然 勞頓 無心檢閱風景
那些改變了性格的物質景觀
紛紛錯過了 我 或者
風景中有另一個人為我在梳理被它們掃描

■曾廣健

春

風與蝴蝶的熱吻
把凝成冰的
一條霜雪心河
潺潺融化
成一道暖流

2007.11.29 於越南

聖誕卡

南國沒有雪花
卻見片片溫暖
紛飛
竄街過巷入弄
給我家你戶
裝飾繽紛季節
點綴
溫馨的夢

2007.12.7 於越南

之後的命運
車廂裏突然安靜 一個急剎車
使我飄將起來
一個形貌酷似母親的大娘向
我轉過臉
她映在車窗上的愁容
成為了我的愁容
車一直向前開去
來到母親的墓地
在那裏 青草又長高了半尺

2007年寄自遼寧

■蔡甯

謁李香君墓塚

香君，骨氣鈣化成一塊塊青石
兜起棲霞山的一把黃土
情愛糾葛成一條條藤蔓
年年發芽一出《桃花扇》

我來，已是又一個晚秋
層層霜葉搖曳著生命的意境
孤寂的一把土並非靜止
藤蔓已蜿蜒出曲折的命運

國難當頭，決不受辱
熱血濺入那把定情的素扇
一經民族的水墨澆灌
便妍開了一朵朵永不凋零的桃花

你住過的媚香樓，在秦淮河畔
與這裏構成一齣悲歡離合的戲劇
戲裏，醉生夢死的霓虹還在閃爍
手中，琴瑟的和絃驟然繃斷

臥雲石上的暢想

那些岩石，以魚的姿勢
一個猛子紮了下去
鏘，在群魚的脊背上
濺起一枚枚綠色的花朵

群魚回頭，浮起三億年的記憶
海水已衝刷一片片魚鱗
留下一個個渦眼與溶洞
途經宋代，留下詞意的奇觀

風，吹進一片片神秘的魚鱗
晃動別具意象的雲向天空飄動
今晚醉棲臥雲亭，騎上
那條大魚遨遊星光燦爛的天穹

2008年寄自南京

■寒山石

我不可能給你 一座花園

孩子，我只能給你
一片翱翔的雲天 和一個
變幻莫測的空間
而不可能給你
一道凌空飛翔的弧線

孩子，我只能給你
一葉迎風的勁帆 和一片
蒼茫遼闊的遙遠
而不可能給你
一生溫馨泊靠的港灣

孩子，我只能給你
一把飽滿的種子 和一塊
未曾開墾的荒灘
而不可能給你
一園芳香四溢的絢爛……

喜 歡

喜歡那碧藍透明的九霄雲漢
喜歡那悠然飄逸的朵朵閒適浪漫
喜歡那鷹擊長空瀟瀟灑灑的弧線
喜歡？就把思緒繫上霞光四射的溫暖

喜歡那一株株桀驁不馴的劍氣沖天
喜歡那無拘無束的枝丫伸展
喜歡那無數葉片吟誦的層林盡染
喜歡？就走進濤濤林莽站成一株偉岸

喜歡那浩瀚無垠的波滾浪翻
喜歡那一朵朵晶亮的浪花珠飛玉濺
喜歡那一塊塊礁石巨掌般劈打的波瀾
喜歡？就讓生命之舟衝擊在波峰浪尖

2007-12-13 陝西

■文錦寧

色彩的 透視與聯想

· 紅與黃 ·

精忠愛國赤心血滴
染色一面旗
一片可愛天地
悅目而且
輝煌

因有五顆金色的星
照亮
一個民族光輝史績
顯赫世上

· 藍 ·

一盈一浮——
天
海
自盤古初開以來
各自展現彼此
湛蔚的胸襟心懷
呼吸宇宙脫穎而出
青青的天籟

· 黑 ·

凶的色素、不祥之物、
死亡徵兆……
千百年代以還
何時才洗脫人們給我
不好的外號、名份？

上蒼的：主宰？安排？作弄？……
每當我出現及發出叫聲
就成為人們忌諱卑視目光
凝注的焦點！……
——烏鴉們極度屈悶、怨懟……

■振嵐

五月重會及揮手之前

說道遠年舊事難洗難還
又有所謂舊夢不須記
那 四十載錯落風塵
表白鬢髮如此蕭疏
昔日午後盞茶閒話
青春囈語娓娓不倦
竟來到處烽煙
令人嗆咳良久
孤懷何以將息
今時五月，窗下重會
談天論地歲月滄桑
興味依然
人生步履路線圖曲曲折
折
——
折不斷這厚誼深情
從前書箋
還待換作電腦郵件
便有所謂舊夢不須記
道說遠年舊事難洗難還

——
答謝漢威兄

向蒼天
嘶鳴無奈的詰詢！

· 白 ·

初之
人

善
本性

投入人世間複雜的
染缸之前
誰都顯得
冰雪無瑕般可愛

2008年寄自越南

普希金詩選

◎陳殿興 譯

普希金(1799-1837)，是俄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俄國詩從羅蒙諾索夫(1711-1765)算起，到普希金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在這中間出現過許多大詩人。但詩到了普希金手裡，卻發生了質的變化。普希金的功績，概括起來大致有四個方面：一，拓展了詩的題材，在他的筆下，幾乎任何現象、任何情感都可以入詩。二，詩的格律被他運用得達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如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全書現存八章，每章由若干節構成，每節都是十四行，各節韻式前後一致。三，最神奇的是他的詩不僅格律嚴謹，而且都是曉暢的口語，毫無斧鑿痕跡。他的詩藝已達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境地。四，最重要的是，他開創了俄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先河。後來的俄國詩人，不管是那個流派的，莫不對他推崇備至。連象徵派詩人，如茨維塔耶娃、阿赫馬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等對他也都進行了深入研究，並有專著問世。甚至小說家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他也都撰寫長文加以稱頌。研究俄國近現代詩，普希金是不可忽視的重要詩人。

中國翻譯普希金的詩，由來已久。許多前輩為此付出了他們的才華和心血，但成就依然並不十分理想——原因無他，只是因為普希金的詩實在太難譯了。無論哪位翻譯家，都未能把他的詩的藝術性充分表達出來。在我看來，譯文不夠理想，主要有兩方面：不是書卷氣太重，就是口語不夠純正，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至於表達普希金詩的格律，那更是任何譯者也不敢奢望的。譯的最好的大概要算瞿秋白了。他譯的《茨岡》，用的是純正的口語，格調也跟原詩十分相近，的確令人耳目一新。可惜沒有譯完。

我從1947年開始學俄文時就喜歡他的詩，而且把翻譯他的詩看成自己一生奮鬥的目標。但是我一直不敢輕易動筆：我怕把他的詩糟蹋了。1976-1977年間，我一時技癢，動筆試譯了幾首。那時

我是“摘帽右派”，自然不能也根本沒想發表。去年回中國，我偶爾發現了舊譯稿，於是便又被他的詩吸引住，結果就是呈現在各位面前的這幾首譯詩。但願我的嘗試能對提高普希金詩的翻譯水準有所裨益。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我的墓誌銘

這裡埋葬著普希金；他同妙齡美麗的詩神、愛情、懶散一起度過了快活的一生，他乏善可陳，但就心靈而論，卻實實在在是一個好人。

1815年

附注：這裡的詩神，英文 Muse，一般譯為繆斯，在希臘神話裡是九位掌管藝術的女神，常被視為啟發詩人靈感的神靈。

致恰達耶夫

愛情、憧憬、寧靜的榮光
未能使我們陶醉多長時間；
少年的嬉戲消失了，
像夢幻，像朝霧一般；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熾烈的願望：
在可怕的政權壓迫下，
我們急躁的心靈
在諦聽著祖國的召喚；
我們在焦急地等待著
神聖自由的時刻，
像年輕的戀人
等待著那幽會的歡樂。
我們身上還在燃燒著自由之火，
我們的心還在為光榮的事業跳動，
我的朋友，把壯麗的激情
獻給祖國！
同志，相信吧，她會升起來的，
那瑰麗的幸福星辰；
俄羅斯定會從惡夢中蘇醒，
專制統治的廢墟上
將寫上我們的名姓！

1818年

附注：1) 恰達耶夫(1796-1856)，作家，普希金的親密朋友。2) 1825年12月，一批貴族軍官(史稱十二月黨人)起義，要求廢除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這首詩在十二月黨人中間起了重要的鼓動作用。

囚徒

我坐在陰暗的牢房裡，面對鐵窗。
窗外是一隻被養大的雄鷹在忍受束縛。
我的這個憂鬱的夥伴，它搥動著翅膀，
啄著主人扔給它的血淋淋的食物……

它啄著，甩著，看著鐵窗，
好像跟我有著一樣的希望；
它在召喚著我，用目光，用喊聲，
像在說：“讓我們一起飛出牢籠！”

“我們是自由的鳥兒；是時候了，兄弟！”

“飛吧，去那雲外閃著白光的山上，”
“飛吧，去那泛著蔚藍顏色的海洋，”
“飛吧，去那只有風……和我閑逛的地方！……”

1822年

附注：這首詩寫於詩人被貶謫南俄基什尼約夫時(他被沙皇派到那兒的南俄移民監護委員會任職)。在那兒詩人常因一些小事故跟人們打架鬥毆，甚至決鬥。他的上級因佐夫將軍是很愛護他的。當他在外面惹了麻煩而不得不懲戒他時，就罰他“禁閉”，即不允許他出屋，甚至派兵到他的住處站崗。南俄有在院裡養鷹的習慣，所以才有詩中的描寫。其實他從來也沒有蹲過監牢，不過他生活在當時的俄國卻覺得跟蹲監牢一樣。

致凱倫

我記得那美妙的瞬間：
當時你出現在我眼前，
像曇花一現的幻影，
像純潔美麗的天仙。

絕望的憂鬱使我心灰意懶，
紛擾的俗事令我不得安閑，
那時你的溫柔聲音便在我耳邊回響，
你那可愛的面龐也在我的夢中出現。

歲月流逝。一陣造反的風暴
吹散了我昔日的夢幻，
於是我便忘了你那溫柔的聲音
和你那天仙似的容顏。

在窮鄉僻壤陰暗的流放地
歲月蹉跎，碌碌庸庸，
沒有上帝，沒有靈感，
沒有眼淚，沒有生活和愛情。

現在靈魂重又蘇醒：
你又出現在我眼前，
像曇花一現的幻影，
像純潔美麗的天仙。

我的心又歡快地跳動起來：
它啊又擺脫了麻木，又獲得了新生，
又有了上帝，又有了靈感，
又有了生活，有了眼淚，有了愛情。

1825 年

附注：凱恩(1800-1879)，普希金的近鄰、三山村女地主奧希波娃的侄女，1819年與普希金相識，1825年在姑母奧希波娃家裡做客時，常常拜訪普希金。奧希波娃的莊園三山村距普希金的莊園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僅兩公里多一點兒。這首詩第一節寫的是詩人跟凱恩相識時的感受和印象。第三、四、五三節回憶了詩人遭到貶謫和流放時的情景，最後兩節寫重逢的喜悅。

假如生活騙了你，
別悲傷，莫生氣；
憂鬱的日子要忍耐，
快活的時光會到來。

心兒嚮往未來，
現時令人悲戚，
轉眼間一切都會過去，

過去的將成溫馨記憶。

寄西伯利亞

在西伯利亞深邃的礦坑，
要耐心等待、自豪堅定，
你們悲愴的勞動和那
崇高的志向不會落空。

厄運的忠實姊妹——希望，
她在陰暗的礦坑裡會鼓舞你們，
使你們心情愉快意氣高昂，
期盼的時刻會到來，毫無疑問。

愛情和友誼穿過陰暗的鐵門
一定會來到你們身旁，
如同我這自由的聲音
進入你們服苦役的礦坑一樣。

鐐銬終究會被打落，
牢房會倒塌，那時自由呢，
它將在門口高興地迎接你們，
弟兄們將把利劍遞到你們手裡。

附注：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後，121人受審，5人被處死，31人被判徒刑，其餘被流放到西伯利亞。1827年1月初，穆拉維約夫夫人動身到西伯利亞去探望丈夫，普希金托她把這首詩帶給在那兒流放的十二月黨人。十二月黨人奧多耶夫斯基曾寫詩酬答。

阿里昂

我們許多人在船上；
有人在撐帆，
有人在和諧地
用力划槳。寧靜安詳。
我們聰明的舵手，
在默默地掌握著航向；
我無憂無慮，
在為船夫歌唱……突然

1825 年

一陣狂風掀起巨浪……
舵手和船夫都葬身海底，
只有我這個秘密的歌手
被風暴拋到岸上。
我唱著從前的歌，
在懸崖下晾曬著
濕淋淋的衣裳。

1827 年

附注：阿里昂，英文 Arion，和俄文相似，是古希臘半傳奇性詩人和樂師。傳說，在一次航行中，船上水手見財起意，要殺害他，他請求讓他唱一首棄世歌，然後再殺他。他在甲板上唱完歌，然後便被推入海裡。海裡一隻被他的歌聲陶醉的海豚將他救起，使他安然獲救。普希金把這個傳說加以改造，暗示自己和十二月黨人的遭遇。

毒 樹

荒涼貧瘠的荒原，
土壤灼熱，如火烤的一般。
一棵毒樹，像可怕的哨兵，
站在那裡，樣子兇悍。

是乾旱的原野
生它那滿腔殺氣
使它的枝葉和根鬚
灌滿了毒汁。

毒汁滲出樹皮，
中午被曬成液體，
傍晚毒汁便凝成
透明的膠質。

飛鳥害怕飛近，猛虎望而回頭。
只有兇狠的惡風才敢撲上前去，
不過它離開的時候，
已變成奪命的毒氣。

要是一片烏雲無意之中
在它的枝葉上灑上雨滴，
劇毒的雨水便從樹上
流到灼熱的沙土地裡。

可是一個人卻可以把另一個人
派到那裡去實現自己的貪婪慾望；
只消一個眼神，那人便乖乖上路，
第二天一早便及時把毒膠獻上。

他不但把毒膠取來，
還把樹枝一併帶回。
他的蒼白的臉上
流著冰冷的汗水；

他勉強回來，奄奄一息，
一頭倒在茅屋的草鋪上。
這個可憐的馴服奴隸
死在威嚴的主人腳旁。

這個君主便用毒汁浸泡
自己那些百發百中的神箭；
然後把這些毒箭射往鄰國，
殺人如麻，肆無忌憚。

1828 年

附注：這裡的毒樹，俄文發音與英文
相似，英文為 antiar，中文譯為見血封
喉，又譯為箭毒木，產於印尼的巽他群
島。

我愛過您，這愛在我心裡
也許現在也沒有完全消失；
但願它不再驚擾你；我不願意
使你感到一絲一毫的憂悒。
我愛過你，默默地，無望地；
時而膽怯，時而嫉妒，折磨暗埋心底；
我愛過你，那麼真誠那麼溫柔細膩地，
但願上帝使另一個人像我這麼愛你。

1829 年

高加索

高加索在我的腳下。我站在峰頂：
兩腳踏積雪，身體如凌空；
遠處山巔飛起了一隻雄鷹，
它在空中翱翔，同我處在一個水準。
從這裡我看到了大河的誕生

和那可怕雪崩的最初的滾動。

這裡烏雲馴服地從我的腳下飄過；
瀑布穿過雲層，飛瀉直下，喧囂翻騰；
瀑布下邊是巨石嶙峋的懸崖；
那兒，再往下是稀薄的蘚苔，
乾燥的樹叢；
那兒，已是樹林，綠蔭籠罩，
鳥兒啾啾，麋鹿奔騰。

那兒山中已有人居住，
綿羊在多草的山坡上爬動，
牧人正在往快活的河谷走去，
那兒阿拉格瓦河在綠蔭如蓋的兩岸
之間狂奔。
一個窮困的騎馬人消失在峽谷裡，
捷列克河在那裡狂暴地尋開心。

它又撒歡又吼叫，像一隻茁壯的野獸
從鐵籠裡看到了給它的肉。
它氣急敗壞，撞著河岸，
用飢餓的浪濤吮舔著懸岩……
徒勞！它得不到食物也得不到安慰：
沉默無言的大山在威嚴地逼它就範。

1829 年

群 鬼

烏雲奔馳，烏雲翻騰，
隱在雲後的月亮
照耀得飛雪迷蒙；
天朦朧，夜朦朧，
我在曠野裡躡行；
耳邊響著鈴鐺聲……
在這陌生的野地裡，
我不由得膽戰心驚！

“喂，走啊，車夫！”
“走不動啦，老爺，馬拉不動；
“飛雪糊住了我的眼睛。
“路已被大雪蓋住，
“打死我也看不清。
“迷路了。怎麼辦！

“鬼在引誘我們
“在野地裡轉個不停。

“瞧，它在惡作劇呢，
“它在對著我吹氣，吐唾沫，
“它現在又在把吃驚的驛馬
“推到峽谷裡去；
“瞧它又變成了路標，
“立在我的面前；
“它又變成一個火花
“消失在黑影裡邊。”

烏雲奔馳，烏雲翻騰，
隱在雲後的月亮
照耀得飛雪迷蒙；
天朦朧，夜朦朧。
我們沒有力氣再折騰；
忽然聽不到鈴鐺響。
馬停下……“地裡那是什麼？”
“誰知道？是樹墩還是野狼？”

風雪在發怒，風雪在哭泣；
警覺的馬在打著響鼻；
現在那鬼跳到了遠方，
只見兩眼在夜幕裡閃亮。

馬又跑起來，
響起了鈴鐺……
我看到有一群鬼
聚到茫茫雪原上。

漫天遍野，奇形怪狀，
在朦朧朧朧的月光裡，
無數鬼怪跌跌撞撞，
像九月秋風卷落葉……
它們有多少！趕到哪兒去？
為什麼它們唱得那麼悲切？
是給死去的灶神送葬，
還是送妖女去做新娘？

烏雲奔馳，烏雲翻騰，
隱在雲後的月亮
照耀得飛雪迷蒙；
天朦朧，夜朦朧。

群鬼成幫結夥地
奔馳在無際的高空，
淒慘悲切的嚎叫，
攪得我陣陣心痛……

1830 年

Exegi monumentum

我給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
通往它的路上將永遠人跡不絕。
它自豪地昂著不肯屈服的頭顱，
把亞歷山大的紀念石柱狠狠地壓過。

不，我不會死亡——我的靈魂
在心愛的豎琴裡要活過我的皮囊：
只要這大千世界上還有一個詩人，
我都會受到人們頌揚。

我的名聲將傳遍偉大俄羅斯的各個地方，
聚居在這裡的所有民族都將讀我的作品，
無論驕傲的斯拉夫子孫、芬蘭族、
沒有開化的通古斯
還是草原之友的卡爾梅克人。

人民將千秋萬代地喜歡我，
因為我用豎琴喚醒過善良的情感，
因為我在嚴酷的時代歌頌過自由，
還為失敗者呼籲過恩典。

哦，繆斯，你要懂得順從天命，
別怕侮辱，也別要求桂冠，
對誇獎和誹謗，都要無動於衷，
不要去跟蠢人做無謂爭辯。

1836 年

附注：1) 詩前的題詞——“我建立了一座紀念碑”，是拉丁文，係古羅馬詩人賀拉西（西元前 65-8）的詩句。2) 亞歷山大指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1777-1825）。他在位時曾迫害過普希金。

◎普希金詩選

Imre Oravecz 的詩

秀陶 譯

我清楚地記得

妳第一次來的時候，穿一條短裙，一件透明的上衣，涼鞋，妳的行李輕若無物，妳自己也輕，妳如春日的陽光一樣進來，清醒，反應靈敏，年青得幾乎像個孩子，身段也像個孩子，滿是茸毛而且清新，妳不厭其煩地向我述說護照及海關檢查是怎麼一回事，以及妳在火車上的窗口所看到的風景，旅途的遭遇，同在東歐集團的感覺如何等等，而妳覺得驚奇的在我卻認為平常，妳認為平常的我反而覺得驚奇，妳喜歡這個城市，妳喜歡古老的別墅，街道，橋，糖果店，博物館，游泳池，警察的制服，街車，而在床上妳以熱切來補償妳當時看不到的一切，妳總是耽心想教我一切如意，因為妳自己是對一切都滿意的，滿意我，滿意妳自己，滿意這世界。而我清清楚楚地記得妳最後一次來時的模樣，妳身穿一套兩件頭的套裝，一件又厚又大的毛衣，一雙步行鞋，妳的行李沉重，而妳自己也沉重抑鬱得一似妳來時的秋天，冷漠，對一些事物已全不關心，顯老，一個道地的婦人，而妳的身體也道道地地地成了一個婦人，成熟而疲累，妳不提護照及海關檢查的事，不提在火車上的窗

口看到的風景，旅途中的遭遇，以及再來東歐集團的感覺，對於我認為平常的事一點也不覺得驚奇，對於我覺得希奇的事反而認為平常，對於古老別墅一點也不覺得什麼，大街，橋，糖果店，博物館，游泳池，警察的制服都沒什麼了，在床上也不再以熱切來補償什麼了，我是否滿意妳也不在乎了，因為妳對一切都無所謂了，對一切，對我，對妳自己，對這世界全都木然了。

譯後：

英利·阿拉維茨，匈牙利詩人。此詩寫法及結構極其奇特，標題亦像正文，全詩寫女子的變化，瑣碎而快捷，全詩僅最後有一句點，妙。

芬蘭詩人列維·勒赫托詩作選譯

◎張子清

簡介：列維·勒赫托（Leevi Lehto，1951-）：芬蘭詩人、翻譯家、出版家、赫爾辛基詩研討會年會籌委會主席，在赫爾辛基批評學院教授詩。他用芬蘭文創作的作品已經被譯成瑞典文、挪威文、丹麥文、英文、俄文、葡萄牙文等文字。迄今為止，勒赫托出版了六部詩集、一部小說、一部散文集和四十部譯著。他應邀參加2007年7月21-23日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召開的“20世紀美國詩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學術研討會上，他發表了〈在非美國的系譜上：語言詩及其影響，以伯恩斯坦為例〉的演講，表明他對美國語言詩的喜愛和精通。在22日舉行的“國際詩朗誦晚會”上，勒赫托朗誦他的拿手詩作〈話雨〉（Sanasade），聽眾不懂芬蘭語，但他運用一連串鏗鏘有力的輔音和位元組，嗒嗒地滔滔不絕，令人覺得有人在講話時發出的語音好像是雨打芭蕉，悅耳，動聽，顯示他嫺熟地運用美國語言詩的藝術手法，精彩地揭示芬蘭語言美。這裏選譯的是他用英文創作的詩篇，選自他最近出版的詩選《奧涅加湖和其他的詩篇》（Poems from Lake Onega and Other Poems, 2006）。美國著名詩評論家瑪喬里·珀洛夫稱讚他是“老練的翻譯家、語言學家、首創電腦數位詩學文本的詩人，一貫風趣，才華橫溢，令人驚異。他的詩選《奧涅加湖和其他的詩篇》包括了從他早期的意象抒情詩到近年來的網路詩，富有創造性，想像力，把詩帶進超越國界的新詩學。”

公牛和我們在一起

With Us, the Bulls

公牛和我們在一起，常常被用來下崽，依然是小牛時就如此，到了大公牛時很快就完蛋。通常一頭公牛長到兩歲時

就有了服務能力。再過兩年，你可以判斷它的生育能力，評定其繁殖的價值。小母牛也一樣，

常常很快被交配，催促她們產奶。按定期產下

第二代也如此，母牛還沒來得及恢復身體，就成了被擠奶的機器。

無題 Untitled

天空的一汪汪正結冰的水窪，一棵棵沿著海岸的樹林倒立。我走向這一點，盯著看這時一切都正好顛倒。

一把切削過的吉他

A Sliced Guitar

禱告會的細骨靠背椅腿朝天全部倒放在飯館的餐桌上，

沉睡的城市裏，如椽的大筆寫在我的視網膜上；

月亮大腿之間的縫，子夜裏走動的鞋，肝癌的語句，

終身長長的詩。思維的護膜。記憶的頭髮。窗戶插出的刀子，

睡眠的簡史，時間的朽牙和不可避免的酒吧櫃檯，

死神的顧客打折價，一把切削的吉他和睫毛似的燈光。

無題 Untitled

我沉睡了九個暴風雨之夜，光著腦袋，我的雙腳懸吊①從你乖張的子宮懸吊②啊，命運！

你手臂的慾望之火焚燒和淨化了我我俯衝，如同一隻鳥

在封閉的五、十五年裏沒有展翅

你灑下鹹鹹的雨點般星火一年到頭喘著氣，停息下來已經延誤。已難入眠，我變成了
一條善於腹語的魚
游在翻滾的時刻裏。

迴旋曲 Rondo

但對美國的情況，我們什麼也沒有談起③。

此刻，對面別墅裏的主人回來過週末做伴的是一隻狗和一個嘮嘮叨叨的妻子。

下雨時，刮遍世界的風在草地裏，在樹林裏，甚至在光禿禿的地面上。不幸的是，我只找到了兩支香煙，話語和思想聽其自然流動，這更合適。

我喜歡這些詩行定下來，不知道將要花多長時間，這期間我會用羅勒香菜——芬蘭香菜，希臘香菜灑在我的煎蛋餅上，

他們離開汽車，蹬蹬地跑著，
一個男人，一個女子，一條狗，
用鄉村的語調大聲嚷嚷著。
我的腦子滿世界跑，在雨中，
我們卻仍然沒有談起美國的情況。

論存在的意義

On the Meaning Of “To Be”

“現在”這東西每天被浪費。
忠告很少是一件可喜的工具。
在天堂，上帝愛關心傻瓜。
世上的男男女女必定會死亡。

詩之酒為地獄裏的撒旦準備。
我們感覺的疼痛被減輕被溶混。
獻給凱撒我們保證給的東西。
我們的時間之青春感覺很好。

聖約翰來了，他不吃也不喝。
芬芳的小山谷裏的聲音悅耳。
老鷹消失得比難看的眨眼還快④。

挺立，銘刻，顯耀，我以為這是
何等了得⑤。動物們卻比這
平等得多。
在劇院，我的天，吹奏樂
震耳欲聾。

經常或總是⑥

Oft And Always

她經常或總是看見我陰沉的臉上
浮現一個個陰影，但是她知道如何
大施同情，甚至當她瞭解是她
愛聽古代無稽之談引起的，

這無稽之談卻具有
迄今為止所知道的永恆吸引力⑦。
一股強烈的風，

在腦海最深處掀起，
蕩滌燃燒過的幻海，

一粒相當透亮的介子，
她自己無法掌握的介子，
與漂亮起居室相稱的慫慫的舉止，
起居室的體面以付出懷疑和暴怒
為代價——

我懇請你原諒，你，體貼入微的
爵士之最愛，這是一個傷懷的故事，
不是德班人⑧而是我的故事。

①據詩人介紹，出自 T. S. 艾略特
《荒原》的詩行“我沒有找到／‘
被絞死的人’。怕水裏的死亡。”
參照趙蘿蕤、張子清等譯《T.S. 艾略
特詩選》（燕山出版社，2006）中
《荒原》譯文注釋 16。這裏意指命
運乖張。

②同上。

③這位芬蘭詩人以閒談的口氣，
表明他走遍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
地。

④據詩人解釋，這由芬蘭諺語“
白鶴死得比三月雪融化得快”變化
而來。

⑤據詩人解釋，這揭示人類妄自尊
大的心理和態度。

⑥據詩人說，這首詩是他根據英
國伊莉莎白一世時代著名的廷臣和
詩人菲力浦·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1554-86）的十四行詩集《
星星愛好者和星星》裏第 45 首十四
行詩的意思創作的。西德尼的詩集
收入了 108 首十四行詩和 11 首歌，
主要描寫悽愴的情人對他所愛的人
的冷漠感到哀傷。

⑦暗示詩中人暗自責備她的摯愛
喜歡聽低劣的愛情故事勝過對他的
愛。

⑧德班是南非東部的港口城市。
據詩人說，德班人被認為是非洲的
史前人類，如同歐洲的史前人類尼
安德特人一樣。

Mamma

(Mamma can be found in every
language all over the world)

—— Feng Yi-tong

Your broad-mindedness is hidden in the vowels,
And your tenderheartedness in the consonants.
In the holy pureness of life,
All the names of women are spelt with latex.

We call you anywhere and anytime,
When we feel hungry or cold
Even at the critical moment of our life.
Mamma, a code of hope and considerateness.
Mamma, a common word in all the languages.

Mamma, Mamma,
You'd retreat to a corner in a big dictionary,
Occupying only a small and obscure place,
When you give us all you have.
Mamma, Mamma.

—— tr. Zhang Ziqing

附馮亦同原作：

媽 媽

（世界各民族語言對母親的稱謂
中，都有“ma ma”一詞的發音）

母音裏有你的廣闊
輔音裏有你的溫柔
以乳汁書寫的所有女性的名字
是生命的神聖在將你拼讀

難怪餓了喊你，冷了喊你
危急關頭喊的也是你呵——
希望的密碼、關懷和給予的愛稱
藍天下，唯一的世界語

媽媽，ma-ma！
你把你所有的一切
都奉獻給了我們
自己卻在浩瀚的《辭海》裏
只佔一個最小、最平凡的角落

*馮亦同（1941-）：中國一級作家，南京
作家協會顧問、前副主席。著有詩集《相
思豆莢》、《男兒島》、《紫金花》，詩
評論集《紅葉詩話》、散文詩劇《朱自清
之歌》、散文集《鑲邊的風景》、傳記文
學《徐志摩》等。

Borrowed Love Poems

借來的情詩 John Yao

◎姚強

◎王光林譯

1.

我該怎麼辦，我如此地夢你想你
我該怎麼辦，失落得如墮雲端
我該怎麼辦，既然所有的
門、窗戶已經敞開
我會在你的耳邊輕輕吹拂
彷彿這是一陣狂風
我在一張餐巾上塗著鴉
如癡如醉地夢想著你
動筆的時間沒有了
留在日晷上的時間也沒有了
因為我的影子落到了地上
失落得彷彿如入天空

2.

我該怎麼辦，這些年來我們不斷交談
我已經不敢再有所求
我該怎麼辦，既然這些時間
既不屬於你，也不屬於我
失落得彷彿如入天空
我該怎麼辦，既然我無法找到
我需要的確切字眼
你的頭髮就是我的
睡覺的時間已經不再
而你的名字也已遠遠不夠

3.

我該怎麼辦，如果一顆紅色流星
喚醒了大地
那麼強盜的色彩就必然留在空氣之中
現在我這麼夢想著你
我的嘴唇猶如朵朵雲彩
輕輕地飄拂在一個熟睡者的影子上面
現在月亮也蒙上了一堵牆
我該怎麼辦，如果我們中有一人
躺在地上
而另一人則失落在空中

4.

我該怎麼辦，失落得如在風中
還有不離你左右的閃電之中
我該怎麼辦，此時此刻我的眼淚
正飄向天空
沒想到卻再次
回落到大海之中
我該怎麼辦，既然這張紙已經潮濕
既然這支筆已經乾枯

5.

我該怎麼辦，既然天空
已經背對著月亮
關閉了它的鐵門
和閃電般的雲彩
此刻風已經轉移了
大海的注意力
此刻紅色的流星
已經墜入湖泊
此刻我已蘇醒
而你卻已合上了書

6.

此刻天空是綠的
空氣之中則雨裏帶紅
我從未在金字塔的
陰影下面站過
我也從未挨家挨戶走動
去尋找那一塊塊碎片
因為這些碎片是在不同的年代墜入
大地
我該怎麼辦，現在我們在一個
無雲的夜晚
碰撞，而火花則從
千萬條湖泊深處升起。

7.

對有的人來說，冬日的天空就是
一只藍色的桃子
上面佈滿了小蟲
而雲層越積越厚
猶如厚厚的優酪乳
我該怎麼辦，既然寬廣發暗的大海

正在沸騰

既然我已經拒絕
向蜻蜓歸還借來的塵土
它們的羽翼上撒滿了黃色的麵粉

8.

我該怎麼辦，我從不相信
幸福能夠事先設定
我該怎麼辦，我已經跟溫順的世界
爭過
告誡它語言將會滲透進它的大牆
我該怎麼辦，既然我已經送了你一條
乾死的蜜蜂做成的領帶
現在我正想成為
那條領帶
將花朵變成紅色的蠟燭
從太陽那兒往下澆灌

9.

我該怎麼辦，既然我已經窮盡一生
研究告別的物理學
所有的波動中，每一個速度和粒子
都在瞬間裂變的恢復中起伏
此時此刻我得把這把小提琴
扔進大海正在起泡的黑唇裏
既然一月份已經靠近
那麼我就要開始慶祝一個完全
不同的生活

10.

此刻夜晚的七個奇跡
已經被歷史盜走
此刻天空已經失落，星星已經
流進了一本書
此刻月亮正在沸騰
猶如徜徉其中的血液
此刻已經沒有鮮花
去粘接天空
我該怎麼辦，我這個
從未發明過什麼的人
我如此地夢你想你
我驚奇地發現
在我們之前穿過這塊燃燒的地板的
動物的爪痕

詩的折磨

◎向明

寫詩寫到頭髮全白，總會被人誤為應是一本詩的百科全書，詩的萬能博士。詩的各種問題會紛至沓來“請教”。當然各種美譽會接踵而來，而不同的詆毀、誤解自然也會應運而生，使人哭笑不得。然而把幾十年的讀寫詩的心得，密藏不外洩，總覺有點自私。而隨便道兩句經驗之談，或指出一兩處如果是我去寫該如何如何的借鏡參考，而使問的人霍然得益，那種快感，也是我至今仍樂於助人的原因。

前幾天我收到一束詩稿，要我看他的詩有什麼問題，提出一些建議，供他參考改進。他是一位已經有十五年詩齡的詩人，過去的詩一直在一些詩刊上發表，無怨無悔。但也無人問問，有如角落裡的一株小草，在自生自滅。現在他想走出同人詩刊，到報紙副刊或文學雜誌上露臉，但經過這幾年的投稿試探，從未成功過，不是退稿，便是石沉大海，渺無音訊。終於他懷疑起自己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找上我來“指點迷津”。我看了看他的詩，雖無特別動人之處，但也中規中矩，謹守一個詩人應守的本份。但是詩文學這一行最無情，守成便會遭冷寂以待，創新才會令人括目相看。台灣的詩人多如過江之鯽，多半都只能擠在同仁詩刊裡相濡以沫，未曾接受競爭的挑戰過。有這種同樣遭遇的詩人太多太多，我自己便是過來人，近些年有人說我“向晚愈明”，即是說我到晚年才漸漸發光，原來過去幾十年都是晦暗的。寫詩人的命運大抵都是如此，幸運之星鳳毛麟角。

因此對於這位同行的“請益”，我從他作品中實在找不出什麼問題，也無從建議什麼。除了把上面的話委婉的同情並安慰他以外，我也找出了兩三位中外名家對詩人這一行業的真心話，供他瞭解凡詩人的處境幾乎全都一樣。有我國文壇教父之稱的魯迅曾經說過：“沒有非凡的才華，最好不要寫詩，好詩讓唐朝人寫光了。”又說：“有人說詩人重

要，認為他的詩左右著一個時代的風氣。其實事情往往也會是另一面，時代的風尚會從不同的創作傾向詩人中，挑選那些‘適宜大眾時尚氣味’的，從而使他們成為‘著名詩人’或‘先鋒詩人’。”魯迅這番話，至少是一甲子前觀察所得，拿來對照現在，似乎仍挺適宜。祇是我不同意“好詩讓唐朝人寫光了”這句話，唐朝人的時空背景能和現代人相比擬嗎？我們就不能寫出我們這個時代的好詩嗎？

也許當代英國詩人 Sean O'Brien 說得比較實際。他在第三次贏得“前鋒詩獎”後表示，把他所從事的詩的寫作視為一種“折磨”，而非事業。他說：“詩的前途非常難以預測，報酬也不太好。如果有人要擇寫詩為業，我會勸他，趁早另圖他就。但假如天註定讓你沉迷其中，那就沒有什麼好選擇了。”他還呼籲年輕詩人要勇於對名利的誘惑說不，要耐得住寂寞。在詩藝成熟前，不要過早付予出版。現代人遇事總要馬上看到結果，但詩不應是這種方式。這位英國詩人說的可是經驗之談，絕對不是故意潑人冷水，或者吃到便宜賣乖。只有受過這種折磨的人，才會說出這種肺腑之言。詩之路也如殺戮戰場，唐朝不知等死掉多少被折磨一輩子的詩人，最後才留下李白、杜甫和李商隱等少數幾人，享受後世千百年的尊仰。

最後我要介紹大陸青年詩人張慶和的一首詩〈詩人是一棵草〉。此詩表達出一種詩人難得有的豁達大度心境：“不用播種／不必水澆／其實／詩人不過是一棵草／是生是滅／是枯是榮／全憑自己的那點靈性／／種上草坪的／便被重用／遺忘路邊的／是自由生命／想踩的／就由他去踩吧／想燒的／就任他去燒吧／應天而來／順時而去／誰在乎風抽雨打／去葉除根”

這也許才是詩人應守之道吧，順應自然，不伎不求，詩人如能認同一株小草一樣的樂天知命，便不會有那麼多煩惱了。其實為什麼一定要寫詩呢？既然寫詩會是一種折磨，有那麼多痛苦。如果真正喜歡詩、愛詩，在一旁欣賞別人寫的好詩，不是會輕鬆快樂沒有負擔嗎？其實這個世界已經詩人太多了，如果人人都寫詩，那才是災難。

賞心悅目的 精美意境

◎寒山石

寫詩，不可能將厚重的歷史和喧嘩的現實全景式地盡收眼底，而只是擷取一個側面、一個片斷，甚至只是一點。寫微型詩，更是抓住最閃光的一點，盡情地潑灑智慧的亮光，以最簡潔的筆法勾畫出最壯闊的場景，以最精當的佈局營造出最優美的意境。所以，微型詩如同一個小小的取景框，詩人如同一個攝影師，需要以睿智的目光激情地抓拍，攝下讓人心靈為之震撼的瞬間。

請看，靈風的〈日出〉：“一枚蛋黃／破殼而出。”讓我們看到了衝破地平線，在雲天相接處冉冉升起的日出，那枚“破殼而出”的“蛋黃”，不正是一輪誕生的新生命正徐徐飛翔！

而賴楊剛的〈太陽〉：“一拳／砸爛夜。”橫空出世的“一拳”猛擊把黑漆漆的夜空“砸爛”，砸出清新的湛藍，這是一種何等壯闊的場面！鮮血染紅了壯士的鐵拳，滴落的殷紅使紅霞滿天，這又是一種何等壯美的景觀！

吳警兵的〈問蒼天〉：“是誰點燃了，太陽／這堆不息的篝火。”是啊，大自然的神氣造化，能不使我們仰天長歎？“太陽／這堆不息的篝火”，何以能年復一年燃燒著熊熊烈焰普照蒼生，天上的雲朵，可是你飄飛的煙團？

以上三首，同樣是寫太陽，卻是三副不同的精美畫卷。

007年寄自陝西

奇崛中蘊含深邃，淋漓中觸擊頓悟

——序北塔詩集《石頭裡的瓊漿》

◎屠岸

當前中國詩出現“雙軌”現象。一方面，詩生態惡化，平庸之作成噸出籠，下流作品公然以“時尚”自居，垃圾“詩”、泡沫“詩”和“口水詩”泛濫成災。有人竟扯起詩“垃圾運動”的旗號。另一方面，老詩人鏗而不捨，堅守創作崗位；中青年詩人人人輩出，優秀的詩作不斷湧現，“中生代”詩人成爲當今詩壇的中堅力量。這種“雙軌”現象是中國詩史上未曾有過的異象。好詩和劣詩的鬥爭，真詩和偽詩的較量，正在被邊緣化的中國詩壇上悄悄地進行。“悄悄”中蘊藏著如火如荼的熱烈和火爆。勝負將逐漸分明。中生代詩人正在支撐著中國詩的生命線，詩生態的良性再生必然逐步呈現。

北塔是當今中生代詩人中之佼佼者，是一位虔誠的繆斯追隨者。說他虔誠，因爲他把詩當作事業，當作追求，當作靈魂的棲所。他認定寫詩是一種歷史的選擇。他曾說：“我確實絕望於我們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在時間中掙扎。然而詩歌要我在絕望中繼續努力，選擇詩歌就是選擇這種宿命……只有詩人還認爲存在著超越歷史時間的可能性。”這是北塔的自白，也是他的誓言。

北塔詩的特質不能用簡單的語言來表明。他自己強調“對歷史的還原其實只是對歷史的體驗。”在他的筆下，歷史，或者一切存在，得到了還原，或者，得到了詩的再現。詩的再現，不是表層的、浮面的、形式的轉換。這裏有詠者與所詠者的合抱，這裏有主體對客體的选择、改造、淨化和昇華，有想象的實士，有精神的飛升。

北塔說，“幾千噸知識不如一克智慧”。他是不是服膺“知性寫作”？否。他說，“‘生而知之’者再愚笨也是聰明的，‘學而知之’者再聰明也是愚笨的。”他心目中的智慧不是知識。從北塔的詩作中，可以讀到他對存在的領悟

、對時間的思考、對人生的感慨和對生死的參透，而這些卻從生命體驗、靈魂互通出發，讓真和美貫串其中。正如濟慈在闡述他的詩學概念“客體感受力”時說的：一個大詩人“不是煩躁地要弄清事實，找出道理”，而是要使“美感超過他的一切考慮，或者不如說，消滅其他一切考慮。”

北塔認爲，寫作的抱負是還原歷史，而還原歷史同時又是對寫作的局限。所幸詩人沒有陷入孤立的泥淖，他覺悟到“在時間裏失去的，必將在時間裏收回。”這一點對理解北塔非常重要。

北塔在構思、語言運作、喻象設置諸方面苦心孤詣，但無鑿痕。深思熟慮而趨於爐火純青。有的是奇思妙想，但不導向炫耀，因爲他懂得“綺麗不足珍”，在瑰瑋紛繁、意象疊加的下面，隱藏著的是深沈宏大的思索，因爲他明白“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北塔的语言可稱精煉，但並非磨光。有時給人以粗糙感。語言的棱角源于智慧有鋒刃，生活有崎嶇，思維有芒刺。一旦磨光，就失去了光。

北塔營造的意象，往往粗放與精微雜陳。存在之物看來也許精緻，但經過了過濾，經過了折射，造成了變形。不是生活被扭曲，恰恰是形象的抽象，或抽象的形象，滲出了生活的本質、歷史的精髓。

北塔的第一部詩集名叫《正在鏽蝕的時針》。現在將出的這第二部詩集名叫《石頭裡的瓊漿》。這兩個書名提示作者的詩性思考和終極關懷，那就是對宇宙即無窮空間和無限時間的感悟。北塔寫作勤奮，產量不薄，但他篩選嚴謹。從第一部到第二部，我覺得，他的詩藝更精進了，他的思考更深入了。“一萬年才生長一米！／一小時就看完無窮歲月！／被變幻莫測的雲層誘使著／老態龍鍾的時間流出一滴！”奇崛中蘊含深

邃，淋漓中觸擊頓悟。這就是北塔的已經成熟的風格。

筆者今年 84 歲了，始終警惕著落伍與朽蝕。不爲趨時，而是保持新銳。北塔是我已經交往十四年的朋友。我從許多中青年朋友身上汲取力量，北塔是其中我所敬重的一個。我覺得自己年輕了，覺得我的詩之靈感也會因此而長久地保持鮮活。

北塔邀我爲他的這本詩集寫序，我欣然接受，於是就寫了上面這些文字。

2007 年六月十四日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爲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爲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爲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格特魯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 1874-1946)是美國早期一個重要的先鋒派詩人、作家和文藝批評家，也是一個怪人(Eccentric)、天才。她在法國的家是兩次世界大戰間的主要國際藝術家和作家們的沙龍，也是立體派、印象派和實驗畫家的作品收藏點。她的朋友圈子包括畢卡索、馬蒂斯、布拉克、安德森、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她的文藝評論極受重視，隨便的講話就能使人成名或名聲掃地；她著名的詩句“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和“正視事實正視事實正是事實”在文學界傳為美談，在革新傳統詩方面起了先鋒作用，表達了美國實用主義的含意。

她出身於猶太富家，1974年生於賓州阿勒格尼(Allegheny)，是七個孩子的老么，出生後第二年全家移居維也納、巴黎，其後遷回美國加州奧克蘭度過少年時代。父母雙亡後，家財由一個大哥哥管理，其他兄弟姊妹則繼續學業。

1893年斯泰因在波士頓市內的拉德克利夫學院(Radcliffe College)學習時，隨哲學實用主義大師W·詹姆斯攻讀心理學。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院進修，學成後前往巴黎，但因厭棄學業而未獲碩士學位。1907-10年間與她的另一個哥哥奧利住在一起，奧利是一個藝術評論家和畫家，對審美學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極感興趣。而斯泰因則從對觀察人的思想與行為、畫和照片、自然與時間、生活和存在的意義中掀開了她文學生涯的新一頁，花了20年時間寫成一部名為《美國人的素質》的書，於1925年出版。他們的公寓則成了一個國際沙龍！憑著繼承的財產，他們以低價購買了還未成名的印象派和現代派繪畫，當中包括塞尚、雷諾阿、高更、馬奈、土魯斯勞特克和畢卡索等人的油畫。1910年她與奧利因爭吵而分開，他一去不回之後，斯泰因與她的女秘書艾麗斯·托克拉斯(Alice B. Toklas)發生了同性戀愛，就住到一起經營這個沙龍。這

時畢卡索、馬蒂斯、布拉克及其他人已成了她們的朋友，因此她深受現代派，尤其是立體派的影響，他們在她的沙龍裡同移民國外的美國作家如安德森、海明威及其他一些慕名而來的客人聚會，斯氏稱他們為“失落的一代”。

斯氏也曾接待過艾略特和龐德，因為龐德是個排猶者，她不樂意和他常往來。她本來就是紐約猶太暴發戶家庭俗稱為“公主”的一個慣壞了的女孩，她的朋友多為盎格魯撒克遜人，她特別喜歡海明威，他幫她打字，斯氏待他為上賓。雖然她是同性戀者，而她與海氏的交情也不完全是柏拉圖式的，斯氏認為海明威把自己的同性戀情結掩飾在創作裡，但海氏在1964年出版的《不散的筵席》裡指責斯泰因的同性戀行為。

受了畢卡索的立體和薩滿主義的影響，斯泰因力圖仿效他的技巧，著重渲染現時時刻，運用略微變化的重複以及極端簡化和片斷化的手法，她像一個來自西伯利亞的巫師一樣把片斷化和抽象化推進到不可理解的水平程度。儘管她曾在歐洲寫了兩部論文：《作文與解釋》1926和《柔軟的侍者》1914來說明她的創作理論，然而她的長篇巨著《美國人的成長和素質》對大眾讀者來說文字是過於複雜和晦澀的。

儘管如此，斯泰因被稱為20世紀先鋒派藝術的先鋒，也被達達派叫做媽媽。馬塞爾·杜香既不屬於立體派或未來派，卻受了斯氏的影響，他的藝術觀是藝術本身能變成創造與批評的混合物。1917年他把一個尿器當作藝術作品，命名為“泉”，1918年到阿根廷後回巴黎和達達派連繫創作了在《蒙娜麗莎》畫像上添加鬍鬚的作品，看似好笑，其目的則是嘲諷歷史過去的藝術，而進入了超現實主義和後現代藝術的範圍。

1909年斯泰因發表了她的第一本小說《三個女人的一生》，描寫工人階級的三個女人的故事，最得人同情的是描寫一個黑人婦女梅倫克瑟在社會的歧視壓

迫下，當女傭人的為人而影響了1912年杜尚的畫作《下樓梯的裸體第二號》。

斯氏基本上是個19世紀末的思想家，她極羨慕詹姆斯的弟弟亨利在文藝上的成就，也對當時流行的唯靈論與文字魔術和柏克森哲學感興趣，深受弗洛伊德潛意識論的影響，不同的是她要將之放在詹姆斯的意識流中，這個概念明顯地表現在其名著《Q.E.D.證訖》(1903)內。她對今天的語言詩人(L-A-N-G-U-A-G-E)影響特別明顯，美國詩評家珀洛夫(Perloff)認為斯泰因的音拍調詩作多用動詞少用名詞和杜尚的藝術是跨進21世紀的常刮文風。由於斯氏自我中心的利己主義(Egoism)，加上她的自我吹噓(Egotism)，令她當代的同行不太滿意。

布拉克說她不懂立體主義，馬蒂斯說她沒有藝術的鑒賞力，查拉認為她是個患了誇大狂的女人(Megalomaniac)，不過猶太評論家布魯姆教授證明舊約內有很多篇聖經是出自女人的手筆。正如斯氏所料，她的作品在她死後已經典型化了。斯氏生前極為喜愛閱讀英譯的中國古詩，她的女友艾麗斯常穿清朝女裝。弗洛伊德不大喜歡中國文字，認為與埃及文字一樣，象形文字(Hieroglyphic)是模稜兩可的！此說頗有意思，筆者懷疑有那一種文字不是晦澀的呢？反之，象形文字能啓動思考。

斯氏年老時寫了一劇《原子彈》，十分焦慮世界！她曾自喻為凱撒，也由於體重而自喻為母牛，而凱撒和母牛皆含有權力、宗教，甚至色情的暗示象徵。1939年斯氏與作曲家湯姆森一齊創作的歌劇《三幕劇中四聖人》在紐約大獲好評，同年她回美作演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她再和湯氏合作寫第二部歌劇《我們大家的母親》，該劇是根據著名的美國女權主義者蘇珊·安東尼的生平寫成的。可是戰後美國要重建，民意趨向保守，不宜於她的旅行，她就一直定居巴黎，給了戰後美法文化交流不少貢獻。她在熬過了納粹佔領法國的時期之後同許多愛好文藝的美國軍人結交，寫了一書描寫這些士兵。直至臨終時，她還在不斷探索問題，向艾麗斯說“什麼是答案？”，又說“在那種情況下，什麼是問題？”

編輯筆記

本刊顧問、詩人黃伯飛先生於今年1月5號在睡夢中去世，我們全體同仁除了失去一位良師的痛惜外，對比於當今詩壇中相互吹捧、訶謔成風或是彼此相輕、惡意攻訐的現象，更加感到先生的淡泊名利、默默支持後輩那種精神的可貴！

詩人，詩人，有一種說法是：詩人首先要做到的是一個無愧於天地的人，然後才談得到創作，才談得到是不是一個詩人？不過當代的文藝評論也常說作品一旦形成，就應當與作者分開。這當然有它的道理，但編者不相信一個內心污穢、奴顏婢膝的作者能寫出一首高風亮節的詩來，如果有的話，那也只不過說明他在創作這首詩的時候，他已經不是他自己，或者說他已經從他自己分裂出來！說到這裡，編者忽然覺得，大多數的人都有兩個，甚至多個自我，詩人其實也不例外，好的我未必能寫出好詩，壞的我也就不一定就寫不出好詩來，虛虛實實，究竟那一個才算是真我呢？這或者就是詩人們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吧！

本刊歡迎詩友們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特輯，以增加交流，有意者請先來信與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並發表意見。至於一些連接不上這個網站的大陸地區詩友，則請到：<http://home.pacbell.net/wtchan> 下載最新一期或：<http://briefcase.yahoo.com/tchanw> 下載最近數期的新大陸詩刊。

新大陸積稿日多，詩友們的來稿除擇優選刊於印刷本上，編輯部也會將一些未能容納在印刷本上的作品代為張貼在新大陸論壇上，網址是：<http://www.newworldpoetry.com/Poemfile/nlt/SSBBS.asp?id=xd1>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自去年四月號起，我們決定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和單位外，將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以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至於美國國內及加拿大的贈閱則照舊例贈送有作品發表的該期刊物一冊，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詩訊

●本刊顧問、詩人黃伯飛教授於今年1月5日辭世，安息禮拜於12日在洛城玫瑰山莊山景堂舉行，本刊顧問張錯及主編陳銘華等前往悼念。

●定居於休士頓的越華詩人徐卓英不幸在今年1月28日逝世，享年六十七。

●詩人非馬最近將他早年所譯的法國現代詩人《裴外的詩》絕版書全書上網，並將選譯自《寫在牆頭——108首美國抗議詩》一書中的詩作作了許多修訂潤色，有興趣的讀者請到《非馬藝術世界》<http://wmarr9.home.comcast.net/~wmarr9/bmz.htm> 閱讀。

●詩人鄭玲新詩集《過自己的獨木橋》於2007年5月由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詩人1931生於重慶，1949年參加革命，1950年開始發表作品。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小人魚之歌》《鄭玲詩選》《鄭玲短詩選》《鄭玲世紀詩選》《燈光是門》等，其中部份作品被譯為英、法語。

●<http://blog.sina.com.cn/u/1252656713> 是紐約詩人王渝新建立的博克，歡迎大家前往瀏覽。

●由西雅圖詩人姚園主編，美國天涯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當代世界華人詩文精選》經於2007年10月出版。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十八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